



四書恒解

四恒 10

共拾本

0712  
1.473  
10本





四書恆解孟子卷七 晚年定本

盡心上 凡四十六章

雙江劉沅輯註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理氣之靈受中之始

有善無惡後天氣質拘而七情擾克己復禮盡乎先天本然之體則知心原是性性即天理故知天此就成德者言而指

明心性與貫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承上而指其用功之實存有覺之心養虛

無之性則後天之神明皆先

天歿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

命也

或歿或壽氣數不齊也不以歿壽為命而存養修身以事天則理純而氣亦固歿壽之數不能拘此為自立其

命貳謂惑於數也

附解此章為當時言心性者直揭其表裏語簡而義該全部



大學中庸歷代聖人心法皆具於此直是渾成雪亮而猶有謂孟子之文不簡密者何哉通章皆指點之詞人皆知心爲一身之主而不知心有先天後天之分未生以前秉天地理氣之正而後爲人物則偏駁矣故人心之量原是粹然在先天則渾然無名象如天地太極之渾含此時心卽是性迨既生以後則氣質之心足以牴其浩然之氣而心之本體非舊矣故孟子言人知心爲身主不知自來盡其心之量而無所不通者皆由知其性也性卽天理而人得之以爲心心蔽於欲則先天渾然之性不全人遂日與

天遠能知其性則天之理體備無遺而洞然於人之所以爲人卽天之所以爲天則知天矣舍性言心而以爲天命之本然可乎惟性爲心之質而後天之心常足以擾其先天之性故聖人教人存其知覺之靈不使逐物而紛養其本然之性不使爲心所役外外則後天有覺之心皆純乎義理而爲先天渾然之性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全所以事天也舍存心養性而別求事天可乎夫天者理氣之宰也人身受氣於天秉理爲性天原以可大可久者付之於我而不能存養於是神爲欲昏氣爲欲耗見歿壽之不齊而

疑天之不可恃矣念吾身之不久而或懈其修存矣我之得於天而主宰乎吾身者尙能立乎惟一心存養確然有見卓然有主知吾身有與天地並壽者而妖壽不齊不足惑之兢兢焉惟恐吾性有未純心有未安一息尙存不敢怠其修身之學以此俟天命而自樂其性分則心通乎造物之始而識超乎天下之先不似他人囿於氣化虛生徒死所以立命也自古聖人盡性之功可以參贊由此其選獨奈何舍心性而不務自外於天也哉語意如此心性命三字道得十分了然而人無實功徒以臆測分首節爲知

次節爲行至末節疑爲另是一意煞是謬妄明者當必知之或曰先儒皆言心爲身主性卽心之理虞廷亦但言心子何云先天之心爲性後天之心不足爲性也曰虞廷言心而分人心道心是明明有二心也性本純一不雜安得有二人心之發氣質之累爲之而非天之本然也五官百骸必待血氣而存而血氣之靈多於天命之性故非養浩然之氣至於不動心則先天純一之性不敵情識之擾所以存養之功必造其極始爲事天立命而爲仁不熟亦不如黃稗也况縱其有覺之心有不喪其粹然之性者乎儒

者知人心之危防閑之靜存之而不得養浩然之學則血  
氣之靈如樹心蝨蟻終無術以去之而文王之德之純孔  
子江漢秋陽之喻皆莫得其所以然故愚嘗反復而明辨  
之也究竟心性之實如何姑卽易見者以譬之天與人以  
理氣之全此渾然粹然之在吾身者如金在沙中心固未  
嘗無性而亦甚僅矣上智之聖心無私欲則猶是先天之  
本來然此曠世一逢矣其次則心皆溷於氣質而非性之  
本體故聖人教人復性之功而夫子則曰克己復禮爲仁  
孟子則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若心卽性矣而又何復之  
有乎卽心卽性矣而又何存與養乎惟先天之心卽性而  
後天之心多欲故存其義理之心乃以養其本然之性而  
人心悉聽命於道心則純一矣道言存神養氣卽是存心  
養氣不曰心而曰神以心之靈妙言之也佛言元神識神  
元神卽道心性之本體故曰元識神卽人心知覺之靈故  
曰識而僧羽之徒言存神養氣者僅保其有覺之神呼吸  
之氣固宜儒者斥之然亦以有覺之心爲性猶是彼家說  
也至命之一字尤難辨識以此生之修短爲命而不知天  
理之主宰爲命愚嘗有說論之而論語言命諸章亦詳茲

不贅矣。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二句緊承說下其義始。全程張朱三子言心性天命，惟張子較純然言由太虛有天之名亦非也。天即理也不虛而亦不實以形言之曰天以理言之曰道以主宰言之曰命至真無二曰誠賦於人曰性其靈變曰心分而觀之合而一之非盡心知性立命事天者不能表裏洞然。姑即二字形義言之，性字從生從立，心蓋人所得於天之正理以為心者也。心字從三點從斜鉤，蓋人既生以後，囿於質蔽於欲而不能豎立之心也。昔人有言三點如星布橫鉤似月斜披毛，從此起作聖也由他

蓋後天之心不同於先天如此，故知覺運動之心人所不能無而必復性之後，然後心無非性誠。即此章實踐而詣乎其極，則一切議論是非無難以一言決矣。存養之功兼內外動靜須一一循序漸進，乃知孟子未言以非可言盡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申上章立命之意，言命無所不在，惟修身順受乃為承天立命之學。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巖牆之下喻非理之途，命者理之主宰，知之則必念念循理，不冒危險。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道謂修德俟命之事，兼常變言正命全其天之正理而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桎梏死謂非禮而陷於刑者。

附解孟子因命字不易曉又復言此講家多未瞭如甚矣知命之難也其意言盡性立命乃爲事天而命非易言也常人委於氣數凡事謂有定命是聖學之功亦無如氣化何不知其大悖乎天矣夫天以理宰制萬物卽一膚髮之微皆有其自然當然之理以宰之莫非命也惟順理而行事事求無愧於天地則天命在焉斯順受其正命而不違天者也是故知命者知命卽天理無違理而可爲安命之事如巖牆之下必不立焉蓋順理卽爲安命知命必先守身豈肯以僥倖嘗試之私悖戒慎恐懼之道然則人苟能順

天之理盡人之道無論或窮或達或常或變必能修身俟命其死皆正命也若不能盡道而逆天悖理如桎梏而死者非大義所關綱常名節所繫不當死而死則非正命也欲立命者其知之章旨只是如此先儒命之一字不免流入時俗窠臼其所謂氣數之命者蓋不足言而所謂義理之命者亦未有以見其果符於孔孟也今就本文語氣直解之若時解謂上章專言理此章兼言氣真隔壁語耳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舍上聲○此亦申明上章之意求得舍失言循理則安從欲則危在我者深足據也求之有道得之有

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道人之所以自範命天之所以範人言富貴利達非

吾分之固有不可舍己而求也

附解上章言命字已盡奈世俗求名求利期其必得寧舍心性之良以希浮雲之美故孟子復言此意曰吾言順受之道如此而世人往往舍己而營非分不知順理安命蓋謂可以僥倖必得耳不知心性之理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特患不求如果求之道盡而心亦安理得而命斯立不忤於人不愧於天是求有益於得也爲其求之在我不假外索故也若富貴利達求之必準於道其得之也必其有爲天

所眷者而後得之不惟不必求卽外理求之而亦莫能必也是求無益於得也爲其求者在外於我無權故也然則人但求其在我卽爲順命之學而天之與我者亦必厚矣幾見有立命之君子必饑寒飢餓於天壤者哉語意是教人立命承天天自佑之非但教人不必妄求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無入而不自得所以爲居易俟命也若謂立命事天反至凍餓是天不由理而行天亦不成其爲天矣天命又何以貴耶後世不知命者妄爲言安命者又委於數皆由悞解命字之故孟子故再三言之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天地止一太極而萬物生成人得之以為性故皆備也

反身

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有生以後非復性之本然反諸身而盡性則皆備之理實有於己而樂無窮

疆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疆上聲○承上言欲誠身必由疆恕疆恕勉強力行恕道仁即皆備之理

含於生初者

附解萬物皆天地所生而人獨靈以其得天地理氣之全理

氣之全者何太極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既生以後則氣

拘物誘太極之本體不全此身虛有形骸誠者實有此理

於身也反身而誠此中有許多功夫在孟子則就現成者

言樂莫大焉即聖人樂天之事日用動靜無非天命矣三

節乃言其入手之功言誠身之事必勉強行恕事事求其

當理念念求其無私以此求仁甚為捷便蓋該本末始終

而言之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

道者眾也

著明也察精悉也天地人止此一理如大路然故曰道行之而不明其理久習而不究其精故曰在

道中而不知其所以為道也中庸鮮能知味亦此意

附解此行字習字勿深看道者天地萬物所從出而人得其

精同在天地中即同在道中無人不由天命之性即無人

不可與天地通有一行即有一行之理有一人即有一人

之職其大者在五倫其小者在事物人人不能外人倫曰  
用即人人不能外天理而行之不明其理習焉不詳其義  
則終身在道中實終身在道外外道猶可為人乎習祇是  
行之外耳不著者不明其理任心而行不察者略知大意  
而已如臣當忠子當孝人人知之然境遇不同常變異用  
各有所以盡忠盡孝之理須詳察始免遺憾而不然也終  
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一也字無限太息非君相持其綱師  
儒廣其教蚩蚩者安知所以著所以察哉莊子曰烏日在  
風中而不知其為風魚日在水中而不知其為水人日在  
道中而不知其為道譬喻親切可與孟子相發明孔子言  
鮮能知味亦此意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恥不善而進於善乃可免恥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為不善之心可以作聖乃人之良也

為機變之巧者無

所用恥焉

以機械變詐為巧非禮之私智蓋指朝秦暮楚之流無所用恥亡其恥之良矣

不恥不若

人何若人有

又言此以奪其所恃言無恥則更無所如人也

附解此二章有為而言世人以聖賢為難學猶知有聖賢也  
以聖賢為不必學則將蔑仁義而非堯舜至於喪心滅理  
苟務目前戰國時紛紛角逐皆是如此孟子斷以無所用

恥恥者天理良心不能昧也至於無所用恥則天良漸滅已不得爲人而反以機械變詐爲能不知其非人矣云不若人猶是婉詞上章勉以改過故言能恥無恥卽爲有恥下章乃斥言無恥之流習爲可恥之事竟以恥爲無用方謂己之才智過人不知已不若人矣凡世俗之恥不若人者不過衣食嗜好榮利而已之天理置之弗問覲然人羣孟子蓋憫之而又深疾之矣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古以愧當時亦以明己難仕之意也古賢王莫不忘勢而古賢士亦然苟以古賢王自待則必以古賢士待人矣

附解此章對鍼當時立言側重賢士一邊言古賢王好善忘勢豈賢士不然故樂道忘勢非王公致敬盡禮則見且不可今之諸侯不以古賢王自待無怪其不以賢士待人而奔走夤緣之徒見重於當時究亦同歸於敗亡耳張甄陶牽連下章非是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鈞好語皆去聲遊歷者士之常好遊則有干世之心故語以君子之正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之貌自得

而無求於世則器曰何如斯可以器器矣曰尊德樂義則可

以器器矣樂音洛○德性分之榮義取舍之正尊故士窮不

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承上而言窮達皆以德義變文

宏之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推言窮達

之意也之效得己不失望成己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

成人各得其器器也見音現○又即古人以証其言澤加於民

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則不失望非要譽修身見世則得己非徒自保

附解周家世官世祿之典久而生弊公族世臣豪強侵并士

每無田春秋已然至戰國而益甚四公子之徒招致天下

奇士以數千而諸侯亦以士相高所至皆有祿養士亦藉

以容身雖其中不無良楛錯出而世運所趨單寒幸有棲

托亦事之不必苛論者也以孟子大賢傳食諸侯而不以

為泰世運所趨猶知重士君子不幸而生季世在彼為祿

養之常在我有抱道之實則受其公養自可無妨故遊之

一字孟子不以為宋句踐輩罪第遊歷固土風之常而枉

道徇人則必不可如孟子受齊滕宋薛許多斟酌既非同

苟取而談仁講義必不稍變此時中之道也遊士則不然

句踐好遊則恐其但求人知而無操守可達不可窮故告

盡心上

孟子

盡心上

之以尊德樂義德義之本義德之用也以其存主處言曰  
德以其施用處言曰義本天故尊成己故樂申之曰窮不  
失義達不離道言必如此乃爲能尊能樂只此德義窮時  
以操守爲重故言義達時以經濟爲先故言道實非有二  
也惟其窮不失義故雖困厄而士無不自得惟其達不離  
道故一見用而民無不悅服引古人以實之得志澤加於  
民所以民不失望也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所以士不失己  
也不得志爲窮得志爲達所以不失己不失望者爲其善  
在吾身窮達特身外之遇窮則獨善舍之則藏善非有損  
達則兼善用之則行善非有加孟子道足於身故不覺言  
之津津露出用行舍藏無入不自得底裏果能如此可以  
遊亦可以不遊又何必以知不知爲欣戚而失其囂囂哉  
句踐或亦尙可與言者故爲之諄諄若是第語意相承稍  
有未融卽重複不清讀者玩之至遊字但指遊歷言非謂  
遊說孟子口中何嘗及說之事說之一字孟子所恥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

猶興夫音扶○興奮發爲善也世教旣衰人皆以聖人爲難

傑能故孟子言此以激之智過百人者曰豪過千人者曰

附解人爲三才之主天地功用全賴人而成聖人者全乎人  
之量者耳奈世教日衰凡民習於俗尙遂以聖人爲不可  
能甘心自棄悠悠而生質質而死天地父母之與我者蕩  
然無存是爲辜負天地不得爲人辜負父母又何得爲子  
孟子憫之特以凡民二字愧之以興字勸之不安凡民則  
必爲豪傑豪傑凡民止在興與不興若必待文王而後興  
終身何有成人之一日然興者必兼知仁勇三字而後能  
知之真行之力至死不變庶成其爲豪傑矣學聖而外無  
所謂豪傑讀者宜知之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

當時勢利

成風言此以激修士之志朱子曰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歆然不自滿足之意

附解孔子論仁從富貴貧賤不處不去入手又曰不忮不求  
何用不臧如勢利之見未忘更何自言希賢希聖附以韓  
魏之家自視歆然有二修身勵行有自足於己而無待外  
求者上也淡泊性成不慕榮利者次之此蓋指志趣高明  
不屑屑於勢利者故曰過人遠後世聖人之學罕有人行  
祇爲少此一輩過人之人故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為當時虐民者言以至仁之心行至公之道使道生道民皆諒之矣程子曰以佚道謂本欲佚之以生道謂本欲生之

附解果能不使一民不殺一民仁者之大願也然豈能哉但使有仁民之心而又曲盡其養教之道則佚道生道自然皆全戰國時民勞甚矣而上又草菅視之孟子痛之特為婉言導之不謂其不可勞不可殺而但欲其以佚道生道行之猶孔子聞康子殺無道就有道之言而即婉告曰子為政焉用殺聖賢之仁民若是也佚道生道如何四句中該括全部周官聖王許多心事孟子未言以無人請益耳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驩虞與

歡娛同喜一時之功利也皞皞安樂而渾噩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

而不知為之者承上而推原其故仁民心切當死者無所怨濟民功溥利之者不居功所以化民而民不知其所

為也知其所以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

小補之哉夫音扶此又推其化民之本過化德之所及無不化存神德之所涵不可測上下同流如覆載之

生成萬物而無迹也

附解孟子不遇於時道不可展當時諸侯止知霸功而迂闊仁義故此章慨然想王功之盛胸中具無限懷抱與他處較量王霸者不同首節從王民氣象說入霸者之民止一句便了次節承出所以皞皞之故以其有如是之經濟實

惠末節又推其所以有如是經濟之故通章皆想像形容  
躊躇滿志語若非孟子心中實有全副經綸亦無從言之  
津津如此次節舊說卽皞皞之實雖亦可通但皞皞二字  
已是形容得盡此節仍就民說利之句橫亘難通且似好  
處全說在民身上去了而所以致皞皞之實未經拈出下  
文又用虛寫立言不幾於蹈空乎故須節節相承說下語  
意方完驩虞者人無不喜功利霸者卽以此誘之不論義  
利是非上之所好能趨承則優賞之所惡者阿意亦嘉之  
故喜而從令如燕雀處堂母子相樂皞皞者聖王所以養

教者不過日用飲食之事子臣弟友之道民服習之从安  
爲固然忘帝力於何有故其象渾噩如此所過者化兼身  
之所接與教之所施而言化謂被其光者爲所變化而不  
覺如夫子在下則溫良恭儉讓隨處人皆飲和在上則立  
道綏動民自潛移默化所存者神則德極其神明令人不  
可測度上下與天地同流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而  
生成萬有直付以無心也未節語最易說得恍惚令人無  
可捉摸轉使聖人分量不出談理家大概如此其實道理  
至平常也譬如有人在此素本桀鷲見聖人和氣謙德便



生謙和覺平素惡習渾化無有此卽所過者化矣所存者  
神如一般政教他人爲之而不感感矣而不深聖人做出  
便十分恰好人皆安樂之鼓舞之不覺歸於陶淑其中若  
別有一番神妙之用正如天地生養萬物皆生皆養物惟  
自樂其生而其所以生養者則不可測也聖人而在上位  
至德薰蒸莫可言喻如此卽尋常修身齊家之人同此日  
用倫常父子兄弟夫婦夫婦各得其宜旁觀視  
之莫知其所以能然之故便覺所存者神耳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仁言仁厚之言人亦感之仁聲則實有是仁而

眾稱道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朱子曰善政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善教道德齊禮

所以格其心善政足以齊民然不如善教化民於微感被者切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

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畏其法愛其仁法度修而生利自溥教化洽而民心尊親

附解此章爲有心爲治而不求其至者發仁言亦何可少但  
被諸空言不如見諸實事仁聲則有仁民之實而始播爲  
聲聞也善政仁民者所必需然必本身率下禮陶樂淑阜  
民化民始爲全善若單有善政而無其本則不過民畏得  
財而已善教者誠正修齊以身作則而禮樂法度無不詳  
盡也自三王而後唐宋漢祖之賢者皆善政耳孟子胸中

有無限經濟只閒閒別白令人自知而自勉之然踐之者罕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

知也

將言愛敬之真而先揭知能之良以起下文良謂性之本然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

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聲下同○承上而實之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惟

此乃為天性之良而外是以言良知良能則謬矣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

下也

承上而言此乃仁義之本可以達諸天下

附解孟子因當時多外視仁義如告子之流以仁義為後起不知仁義乃自然之天性非由矯揉而為故言不學不慮

而知能乃天性中自然之發見也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

此豈待學慮而知能者然愛親即仁敬長即義即此愛敬

之良達之天下無施而不可則知此理本乎天良非難知

難能者是為不知性者指出愛敬知能以明仁義之出於

天性非謂愛敬之外凡生而即知如飲食嗜慾等皆天性

之良也明王陽明首倡良知之說其意以為心之自然好

善惡惡者便是良知特蔽於欲則昧其本然之良故教人

靜坐省克果然去得私欲淨盡心之本體明澈即是良知

天下事物亦遂可一心而理其義未為大非也但以昭昭

靈靈之識神爲先天之元性不知良知良能除卻仁義之事卽爲私欲故愚於不失赤子之心以人生而靜之性言不以後天人心道心雜居而言焉第性不外心而後天心不盡性知愛知敬卽所謂道心然祇在孩提稍長之時能保此心者上智也中人以下不免逐物而移聖人以復性教人由養浩然之氣至於不動心則心之本體旣全卽凡天理無不本致中以致和固非謂良知良能者無天理亦不謂良知良能者皆天理也自宋以來朱陸分門以陽明爲陸派其實朱陸皆以心爲性者也特象山教人先靜心

而後學問朱子教人先窮理而後靜心門人各執師說遂分黨類繼而竟如讎敵大可慨也夫萬事本於一心而事必有理萬理統於一性性不盡而能該天下之理者無有也孔門以爲仁爲教所以復性以禮爲教所以精義內而顛沛不違仁外而無可無不可爲其存諸中者旣熟故發於外者皆宜孟子以仁義並言固撮孔子之要指而言之也此章以愛敬言仁義而明其爲天性之良非謂甘食悅色凡良知良能者皆天性雖食色之中亦具有陰陽之義而其必以禮防之者卽義也而仁在其中矣朱子學沿程

子程子近宗周子周子主靜之說亦祇謂存養本然之心而已故其言敬靜言擴充雖欲力反於禪家了性之爲然其所謂不動心者亦但養得此心虛明正定而已而孔子上律下襲江漢秋陽孟子有諸己以至化神皆不能深知其奧其優於禪家者禪家祇養其空空之心並不研究物理而程朱則必事事敬謹物物研究所以切實而不致蹈虛然大學言明善復初因其所發而遂明之皆以知爲先而所詰明德之功僅孟子擴充之一義中庸言尊德性止以存心爲主而忘卻孟子存心養性兼全乃可以事天立

命不知聖人云知我其天天生德天未喪斯文在在以天自信緣性卽天理性盡則天之爲天者卽我之所以爲我非謂心之靈變不測便可了天下事也性無爲心有覺寂然不動者性也亦心也感而遂通者心也亦未嘗不是性惟聖人心皆是性其餘性特於心從愛敬之良擴而充之善則拳拳服膺惡則細細剔除亦可謂美矣然止動察之功若清其源而使天理渾然文王之德之純如天之於穆不已則仁熟而義精愛敬皆自然而然豈待斤斤求合哉此非可望於常人孟子此章止是指點人知愛敬本性中

所有欲其由此體察力行未與言深妙之理愚因良知與格物各相是非故詳言之大學之道知行並進學問思辨以致其知篤行以踐其實明明德時內外本末之功一齊俱到愚屢言之茲不贅矣陽明良知及紫陽格物雖各張一幟而以心爲性實同則以先天後天之義不明也先天後天之義在人爲性命分合之原在天則爲太極兩儀生化不窮之故其理闡於義文其原本於圖書後世言圖書者止謂爲祥瑞是故天地有自然之理聖人至精之訓皆不分明不知天地人一理也心也性也命也分之合之體諸身而自得之然後知孔孟之言皆人人所有之理卽凡聖人所以合一之理豈可以文字口舌爭哉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

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聖人不絕物以爲高而好善之誠隨處發見常人以異求聖人而不知其聞見

所及以善爲歸故孟子狀之如此附解朱子解若決江河之故至明而張甄陶又闢常解引徐

光啟韓慕廬之文以爲定其說雖亦可取然非孟子立言意也蓋常人高視聖人謂必有表奇負異之處則往往求

之居處形迹間至日用倫常隨處皆天理所發見則忽不加察故孟子言此以見聖人日用起居與人無殊獨其天理之渾涵者至深隨機之感應者甚速故非尋常所得而及世人於其不必異者而異之於其聞見之善而置之此學聖人者求深反淺流於怪異而令天下人莫由學聖人也孟子言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堯舜與人同耳皆是此意而此則極力形容異與不異之狀其所以然者尤不可不深思耳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當時有知善惡

之分而不能誠意者故孟子云然不爲不欲本心之良而已矣者誠善則可修身也

附解此章有爲而言非泛講心體心體至虛至靈然非素有明善之功則所爲虛靈者用之或不得其正而所不爲不欲者又何能皆當於理惟明善而誠身則善惡瞭如知所不爲不欲者皆吾心本然之天理然此非可望於常人也特人雖至愚必有天良發見之一候如乍見孺子之不忍蹴爾與之之不受苟能卽此天良擴而充之卽可以漸幾於善當時有頗知義理而不知克己擴充者故曉之如此若明知其非而又爲之欲之則輾轉陷溺並此不爲不欲

之良皆必消亡斯無及矣此孟子救人婆心勿草草讀過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知去聲疾丑刃反

之明術智術才技智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

智巧疾疾猶災患也故達獨猶惟也孤孽疾疾之尤者故曰獨也操心危內省

而常不安慮患深審慎而懼罪譴達謂周於事理附解此章勉臣子苦心盡道而言臣子之不盡道者無論矣

幸有忠孝之人遭逢不幸君父一時未能挽回而不艱貞

其操遂至中變故孟子言凡有德慧術知皆生於疾疾世

之人安常處順往往無以磨厲其德獨孤臣孽子所遇非

常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然則人不幸而為孤孽

正當澡雪精神審慎事理天下無不可挽回之君父即我

身無不可全之忠孝德慧術知由此而生豈容執德不固

自生怨悔哉語意全是激發忠臣孝子與降大任意微別

常解拋卻獨字之意合上下文神氣皆晦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容悅恭順以博

正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不計身家惟以安社

安之之實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天民即

或未之必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

隱於天下者全天之理故曰天民道可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

盡心上

附解此章雖論臣品實因當時賢者甚希孟子抱道不仕當時以爲迂闊而特言之以曉門人也君子抱道在身不肯枉尺直尋而濟世安民之念未嘗一息忘此非庸眾所能知也故爲一一指明言有一等事君人者以承順爲恭敬此外不知有他有安社稷之臣者雖才德或未必全而念念以安社稷爲悅亦可謂蹇蹇匪躬不負臣職者然皆非臣品之極也惟有天民者獨全乎天之正理天下常在懷抱而不稍屈己徇人世或以其難仕爲疑不知彼非無心天下但守道甚嚴觀變甚深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

者也此人雖未嘗有位於朝而旣爲天民卽爲臣品之至高又有大人者卽天民之達而在上者也其德全於己遭遇賢君上致君於堯舜下致民於雍熙皆本正己者以正人而禮樂法度純備物自變化鼓舞同歸於善正己而物正者也如此之人安社稷臣尙不能及其萬一而欲以容悅者相待可乎天民大人只是一人以其未仕則曰民已仕則曰大人達可行於天下蓋實有以安天下之具非徒隱逸高尚之流先儒以伊尹大舜爲比而曰此等地位難以遙度遂致講家模糊莫辨夫子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千古聖人只此二句舜之相堯非度其達可行於天下豈肯苟就伊呂亦然伊尹以天下爲己任處割正之時不得不然舜恭己無爲祇是際會紹堯之後所遇有殊豈德分低昂誤由泥視集大成章不得孟子立言之意耳如孔孟便是天民苟其得志卽是大人何乃歧視哉或曰如是孟子何不一串說下而分爲二等曰大人無枉道以求正人者如伊尹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不以湯聘爲榮及三聘之後知湯果屬知己必能行吾之道乃慨然欲覺斯民卒能割正天下易世猶惠嗣王此而不謂之正己而物正

乎惟天民之人儕於庸眾之中高尚其志人多輕之不知其天地民物在抱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如孟子者是其人也故孟子特鄭重言之而下文又以旣達之大人言之正己而物正對鍼社稷臣以見品之至高非謂天民之外另有一種大人也如另是一種試思大人未得志時又是如何難道不是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事理深思自明豈愚妄爲異說哉或曰朱子以舜之恭己無爲爲大人伊尹爲天民其說甚美子胡以不然曰舜居深山見善聞善若決江河其相堯而明目達聰猶是此志也伊尹非

道非義一介不取其相湯而不以寵利居成功亦猶其初也聖人無兩副學問獨善兼善一以貫之正己而物正此中有許多經濟施為非特恭默思道物便能正也觀舜與文王周公禮樂爛然卽此是正物作用恭己純一是正己根本若謂天民非大人則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便說不去以顯晦之迹言故曰民曰大人耳豈可不知其造詣之實而徒以臆說求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同○得性分

之樂而勢分不足爲榮也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無故無憂患不協倫常者性分之原

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誠身而無愧於天

得天

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天下英才超乎一世之英才以道成人無忝覆載生成之量故樂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三者誠能兼全其樂何如重言以嘆美之

附解道不外於心性倫常而境遇不齊雖聖人不免遺憾孟子慨然想三者之樂欲人修德宏道以性分之樂爲樂勿外求嗜好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周公孔子之聖尙不能得幸而得之其樂何如則所以盡其道而全其樂者不可不自勉也不愧不怍全吾性分之真而帝謂相通萬物同仁盛德大業卽在其中得天下英才不必盡九州之才而

教育之但朋來自遠有數人焉皆任道之才則道有傳人  
可以存聖法而扶世教不負天地父母生成之恩如孔門  
有顏曾子思得孟子天綱人紀往聖遺留賴以昭宣卽是  
末節重言之嘆慕無已不特自以爲歉其望天下後世至  
深也王天下只言勢分之極不必說到垂拱無爲去果爾  
則三者之樂皆在其中矣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廣土眾民可以行道  
然不可必故欲之而未嘗必以爲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  
不存焉承上言果得行道於時則可樂矣然功業者外見之華所性自有在也君子所性雖大

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朱子曰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無關窮達是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

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晬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申言所性之實性一也著而爲仁義禮

智朱子曰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施於四體見於動作威儀之間愚按性者理氣之粹全乎性而中和之至故形神色澤由微至著充實光輝其狀如此蓋難以言語形容而姑以此言其概也不言而喻自樂而自

附解此章爲學道者揭言神化之詣當是對樂正子一輩人  
言也蓋常人祇知勢利紛華並安民濟世四字毫不關心  
則卑卑不足論矣其有學業粗就志在安民可謂不儕世

俗然廣土眾民得行吾道乃不可必之遭逢若欲之而必  
以得爲樂則失己矣故曰所樂不存其有幸而遇合如伊  
尹太公之流已展濟世之經綸不負平生之志然勲業爛  
如不過盡其分所當然而成功寵利不居澹泊甯靜自若  
所性之實初不因此而始貴故樂天下之安全而性分之  
樂只如窮居之常此爲所性不存性者天理天之所以爲  
天卽人之所以爲人君子全之則人也而天矣孟子層遞  
說來鄭重言之勸人全其所性性無名象著而爲仁義禮  
智信五性仍是一性止言仁義禮智者卽此以明性而性  
之全體渾然粹然者可想而知故不必盡舉五性而信字  
亦本貫乎四者之中不必更言非罣漏也仁義禮智何以  
根於心心純乎天理則四者渾然在其中矣心之所存者  
不可見於其生色及面背四體見之人之精神全在於面  
涵養沖和光輝發越溫如靄如玉質金相故粹然也眸子  
之清明目尤精神之萃者蓋背則其形神精氣充溢於中  
而清明剛大所以塞乎天地者蓋人身一小天地一元之  
理氣六合彌綸而其靜而專翕動而直闢陰陽升降天地  
和同有樞機焉日月皆行黃道而斗極運於中央靜而無

靜動而無動者太極渾然之體靜中有動動中有靜者太極自然之用人身全其所性理氣亦然蓋充盛意施於四體無尺寸之膚非至理所貫注即無毫髮非元氣所彌綸孔子所以江漢秋陽上律下襲皆在其中後人罕得聖學之全故於此等書不能深晰而異端又亂之是以養氣不動心之實弗明而純與於穆一者惘然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己

歸矣

辟養並去聲○朱子曰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戰國民困於虐政老者尤多失所孟子引文王之事以發

之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

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則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

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衣去聲○申言養老之政蓋當時所不講也說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

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

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承上而言文王善養老惟在使之飽煖非有甚難而諸侯

疲民鋒鏑俾棄其親爲可傷也朱子曰田百畝之田里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附解戰國攻戰爲事丁壯疲於奔命老者聽其凍餒不知殘其父母而使之效命疆場誰無天良其忍之也聖王以孝治天下安其室家而厚其生則老者可無凍餒民心固矣戰國諸侯不仁不義卽此一端其塗炭生民可想而知孟子惻然傷之特爲此切近指點之詞人心愛敬之良始於事親聖王仁民尤以養老爲重使之愛敬父母天良淳厚然後禮樂易行雖非欲其移孝作忠以便易使而民心愛敬之誠相爲固結尊君親上固其必然之效自古已然養老之政周人修而兼用之禮經所在羅氏獻鳩以養國老

司徒保息以養庶老司門以其財養死政者之老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文王世子大合樂必遂養老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云云王制釋奠於先師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云云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云云其制甚繁孔子言志老者安之爲先想孟子時其制猶有存者故天下大老章及此章卽此以曉諸侯而使之制田里教樹畜使養民事親以敦仁民孰無良其父母安樂皆由君上豈不感恩戴德况又民無凍餒尙何憂乎離畔此救時之良藥納約之妙方也觀秦火之後漢興猶重三老

五更則周家養民善政之畱遺至戰國未盡湮沒孟子固  
非強時君以難能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斂皆去聲。忽農功而厚其稅斂

皆務攻戰之故而不知富民必先務本民貧則國敝也易治也并畔曰疇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

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人主務清心而謹食用因以為制於民財始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

活皆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

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虔反。推

言仁民必本於養民而以水火之足喻其極富

附解此章道理至庸經濟至大三代後能富民者蓋無一二

非其心計之臣不多節儉之事不講由所以相時宜而定

經制者不合於至善之則故也夫子言保庶不過富教教

必先富富之一字煞是至難自商鞅廢井田富者連阡陌

貧者無立錐任大有為之君不能使家給人足禮樂教化

更何自而興夫古今事勢不同井田不可復興而因時立

法以維民生要必有至中至善之道惟聖人之學罕傳在

位者大都無盡性之德即或有志斯民才智出眾而大學

之道未全則無以酌天地之宜立久大之法即如孟子此

章言開財源節財流義簡而盡矣然在戰國兵爭之時田

疇不治稅斂不節故易之薄之而民即可富若後世有時地無不闢田無不治而民仍多瘠貧其故又何耶善乎程子之言曰有闕雖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周禮之法先王之制有不可行於今日者矣而得聖人之義者因時立法富民仁民一本盡善盡美之規是豈空言可以從事董子有均田之議橫渠張子亦言經界不正王政必不可行蓋三代盛時無不田之夫而田皆有制不能多有又禮樂法度至詳且備其取人以六德六行六藝人人皆爭奮於士君子之途貴者乃富凡民不過足衣食而已不能逾制

以營衣食宮室雖多財無所用之後世因王莽限民田而天下大亂遂謂均田之法不可行然莽乃篡賊豈能行王政正如王安石變法而宋亂遂以爲祖宗之弊政亦不可改則所謂因時制宜合乎至中者又何以通孟子與當時言未嘗舉官禮隻字而實無所不該若使其果得行之所因所革蓋可想見所謂不悖古而亦不泥古者固必有聖人之德乃能本身出治協於時中也後世言制法者或拘守禮經牽於傳註信古者如王荆公蔑古者如秦始皇皆爲謬戾遂使生民輾轉於利祿之途富者長其驕淫貧者



喪其廉恥而教化亦無由施可慨也已故凡此等處當設  
身處地返之吾身而確有作為如中庸本諸身一節方為  
實學毋徒作矮人觀場優孟衣冠已也

孟子曰孔子句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

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言孔子之道至高希聖者幾無由入登東山而

小魯二句喻在賢則高於賢在聖則高於聖海為眾水之匯聖為羣言之宗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承上言聖道雖大然學之有方譬諸

照蓋即流可以悟源由用可以識體欲人由下流水之為物

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承上言下學之功必積累

以至於成而後可也水非盈科不行道非成章豈達成章積學久而有文章可見若夫子斐然之謂也

附解此章為學聖者言從入之方而欲其無廢半途也歷來

講家牽於舊說舍本文語氣而從傳註遂使康莊化為荆

棘矣孟子曰聖人非不可幾而學聖人者罕成就則以識

昧於趨向而功荒於半途也即如孔子其道之至高至大

無處不異於人譬若登東山則小魯登太山則小天下隨

其身之所處而皆莫能與京人之視之如觀於海難以為

水故遊於聖人之門者亦難以為言也然聖人雖不易及

而亦何不可及聖人之道固高而其與人以幾及者正非

無途也彼江河行地浩浩者莫測其源而觀之實有術焉  
觀於涌流之瀾則知其動宕不息之機卽水之性所以滙  
源而注委也日月經天昭回者孰窮其妙而光明實可驗  
焉觀於其容光之必照則知纖悉不遺之用卽明之端所  
以覆照而無外也聖人之盛德積中者不易窺而動作威  
儀言行勲業昭然在耳目間者皆有成法之可循義理之  
可守學之者第於是求之而聖人固可識矣所慮者行之  
不恆積之不厚欲以一蹴而幾鹵莽而就則聖人終遠耳  
彼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則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

章豈達哉古之學者積小以高大多識以蓄德必真積之  
久馴至乎篤實輝光日新富有是以能由賢希聖由聖希  
天也求道者何不勉之通章俱是比體說者因而茫然或  
泥視登山二句又解瀾爲湍急之水以第二節爲言有本  
之意遂使次第不明豈知孟子文章之妙取喻錯雜若不  
相屬而實相承乎成章未遽說到德盛化神蓋由下學之  
功積累而盛孔子所謂斐然也才德可觀則涵養擴充可  
期上達非如後世詞章之說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雞鳴而起不違暇  
息意孳孳志篤且

也勤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凶人為不善亦欲知舜

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舜蹠相去甚遠而判於利善

其本心也

附解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其義備矣孟子此

章特地指出利善之間明舜蹠所由分欲人謹於幾微力

剖其界嚴持其隙首二節以雞鳴而起孳孳為七字喻其

誠切為善之勇者其嗜善也必真為利之勤者其喻利也

亦至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積之熟且仁而舜之

若決江河即是道也世俗以善為迂以利為榮則雞鳴而

起者甘為蹠而不辭夫養生亦人人所重豈必貧賤始為

聖賢第以其道得不以其道必審慎之立志在公有主持

風化之權者尤當正己而善化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楊子名

朱以全其一身為貴取人亦然因極形墨子兼愛摩頂放踵

利天下為之放上聲○墨子名翟以愛人為德遂無所不愛

說似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於為我兼

執其中似近是矣然中本無定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

一而廢百也申明執一之害道者中而已非權無以

附解孟子因當時三等學術辨別之以歸於大中之道其詞約而其義精矣楊氏爲我彼惟見天下之事皆於我無與不宜役其身以應之是誤解聖人爲己之義而偏於自全者也不知出位之思非分之榮則當身外置之若夫人倫日用忠孝節義所在有時亦當忘身以徇墨子兼愛彼惟見天下之人皆與我同氣不妨捐其生以濟之是誤解聖人中國一人之義而偏於徇人者也不知欲立欲達己溺己饑固宜忠恕行之然親親仁民仁民愛物必當審慎以適其宜子莫知二者之偏矣而因處於爲我兼愛之間執

中者執此二者之中非中庸之中也惟其執此居中之不見凡事亦不十分爲我亦不十分兼愛故猶執一不知聖人權以適中之道有時獨善其身似爲我而非爲我舍之則藏也有時兼善天下似兼愛而非兼愛用之則行也若執二者之中以爲是有當類爲我之時而參一兼愛之見必失己矣有當類兼愛之時而猶參爲我之說必曠官矣故曰惡其賊道舉一廢百第知執二者之中而不知中無定體執一則百事皆非唐虞執中乃以一心權萬理之中仁熟而義精卽夫子所謂一貫也子莫執中祇是執於楊

墨二者之中如執物然二子各執一頭子莫一定執定中間均不問輕重長短適宜否也舊解多不分明爲我兼愛後世僧道之徒各有之而佛老不然以其流而咎其源不可也老子之告夫子曰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蘽而行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此非用舍行藏之義乎而豈爲我者乎又言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雄雌喻陰陽也先天得乾性以爲心雄也後天陷於坎宮爲陰雌也知陰中之陽本先天之性而退藏於密定靜不遷爲知雄守雌白者金黑者水乾金入於坎宮故習坎而心始亨知乾爲天命之性而於坎宮求之知白守黑也程伊川不解先天後天之理而以老子爲姦詐孔子稱爲猶龍而程子稱爲姦詐豈非大謬至佛言虛無寂滅謂存養之時一私不雜耳慈悲方便仁恕之義耳道德經佛書人多誤解而臆說異端又妄附益之儒者概以爲誣我朝聖治光明並生並育二氏之賢者不乏幸得周知天下民風俗尙及彼此異同故屢辨其是非使人知天無二道人無二性其是者不以爲非然後非者不以爲是爲世道計豈直爲佛老辨冤哉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亦皆有害人資飲食以生飢渴則易變其操故不特口腹失其正味而心亦因之失其正理矣人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雖飢渴而必全義理之心非有學者不能不為憂矣

附解此章為貧賤者言着眼在飢渴二字世不乏知道之士因貧窘無聊飢渴難耐百鍊鋼遂化為繞指柔故孟子曉之飢渴之甚甘苦有不暇擇是失口腹之正矣然豈惟口腹為飢渴所害即人心亦因飢渴而失其良苟能以義理之心貞於窮迫之際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何憂不及

人哉語意甚明講家因朱子或問有兩說遂爾拘疑王罕皆所引殊迂窒矣抑人生衣食之計在後世尤難不田者眾祿養恆由科名糊名易書取士之制公矣而衡文者無巨眼則宿儒未必皆遇其他謀生之術操奇贏工心巧更難保事事不昧天良士人欲以聖賢自勵非卓立後不能是以飢渴為心害者比比也然天理福善禍淫萬古無二王制所在天心賞罰隨之果能執一藝以成名念念勿欺事事循理固未有圭璧其身餓葷而沒者是在有志之自立而已

孟子曰桀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剛正守理曰介桀下惠以和著特表其介以杜託於

和者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辟譬同似軌同○有為立德立功不悖於天理之事呂氏希哲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皆半途而廢也可類

推矣

附解此與孔子苗而不秀譬如為山章孟子苟為不熟章同

意皆戒為善者勿半途而廢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性即天理性之自然由天

理而行身之身履而全其性其為聖一也假之則第假其似以欺世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

也惡平聲○嘆五霸居之不疑而自失其性以戒重霸功者朱子曰歸還也有實有也

附解道者一性而已堯舜自然全性湯武復性五霸本無性

而假之以為名非無性也一言一行日用間未嘗不有天

良發動處第大本大原所在多任意施為而凡美言善行

多為求知利己而然久久緣飾日多至誠益少遂以其矯

飾欺人之具為日用之常所謂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

也大抵世間此等甚多其弊由於誠正之功不講剽竊義

理自便其私以為可以獲功利欺世人而實良心愈喪矣

孟子傷之故即五霸以言非專論王霸之分也假者誠之

反不誠則假不假則誠假而自知猶有愧悔之望不自知其非則安於假而昧天性矣故末二句深慨嘆之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

賢又反之民大悅朱子曰狎習見也不順太甲所為不順義理餘見前篇言尹所為非常而民皆悅之

如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疑賢臣皆可踵尹事

而行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伊尹以愛君為

心而使太甲居憂以承德其忠愛至誠足以感動大甲而尹又先王之重臣立身正大上下共知故能權而適中無尹之

忠誠愛敬安得藉口哉

附解太甲居仲王之喪值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之時伊尹以

其不義營桐宮使密邇先王為之賢士以誘道之故曰其

訓非第使自思己過冀成湯有靈暗中啓佑之也太甲非

大不肖不過年少放縱居憂於桐既無女子小人又有賢

士大夫朝夕漸摩故遂處仁遷義謂之放者以其不得在

國王政而言其實尹未嘗廢之特諒闇之禮總己以聽之

時營於桐宮密邇先王使念烈祖而生悔悟置賢師保以

訓之其多方啓告潛移默化固非一端可盡也太甲習聞

賢者之教感尹忠敬之忱故遂翻然改行書言簡要後人

未深思其情事故生異說其曰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



皇者三年喪畢尹奉冕服迎之非居桐之時禡其冕服而後乃歸之也先儒以居桐爲諒闇三年甚是而闇百詩謂太甲居桐六年非諒闇據他書之臆說誣聖人之志行豈非大謬後世僭亂之徒藉口放廢必言伊尹公孫丑之問自不可少孟子以一志字該括伊尹一生當時未經秦火伊尹之事蓋昭昭在人耳目故不詳言後世典籍多湮僅存尙書數篇而好事者又以爲僞雖經孟子發明不免猶滋疑議可嘆也尹受湯特達之恩又受顧命之重適值總己以聽之時而其平日德望之隆忠謹之志度可以見量

於太甲故能成格君之功諸葛孔明受三顧之勤託孤之重始終謹慎雖後主昏愚亦尊倚不替誠足與伊尹先後比美若霍光廢昌邑王是本無伊尹知人之明亦無尹格心之功特其實以宗社爲重無私己計利之心是亦無愧於伊尹者惜因夫綱不正曲護其妻之惡遂膺大罪而其子等則非實有反謀漢書所載事蹟讀者未經詳考愚作史存已詳辨之宣帝忘刻誅戮無遺夫太甲之明又豈宣帝所及哉太甲不惠阿衡孟子釋之曰顛覆湯之典型非謂君必順乎臣也太甲天性甚優特少年心性一時未能

承湯之法及尹格心諭教誠至義周遂翻然遷善如此之  
速則太甲自是美材尹非不明可知故放字祇是安置之  
意非後世流徙之說每有古人字義輕重後人用之相反  
者如四凶之罪止於投竄而殛誅等字亦甚重放字在他  
處自重惟此處當輕看所謂不以文害詞也孟子祇就相  
傳口頭語道放之於桐三年而下文云處仁遷義三句則  
義固已周安得草率讀之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  
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

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餐七丹反○君子以世道人心為憂  
欲存天紀而葆民彝用之從之則功  
效即著不用不從亦抱負自深戰國以養士相高而  
丑獨疑孟子素餐未知君子係人心風俗之重也

附解伐檀之詩因魏政衰殘賢者自食其力不為苟祿故詩  
人美之孟子處縱橫之世蒿日時艱以仁義為己任所至  
諸侯賓禮乃當時列國養士常規孟子自揣道在於己公  
養之仕受此不為非禮且當異學爭鳴遊士縱橫之日但  
能力持大道砥柱中流所至為人尊仰亦有裨於名教不  
耕而食良亦非過非果腹無資藉口於諸侯之祿養也此  
章語義似迂而實有至理讀者宜知當時之弊則知孟子

之苦心勿疑其迂濶且類於矜夸也當時客館待士人皆習以為常而公孫丑獨以素餐為疑其平日志行可想即孟子之教亦可知此等處足見聖賢家風勿草草視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王子因孟子傳食不輕仕而問其事也孟子曰尚志

志者事之本尚重且大之意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

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

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大人有德而有位者也以仁義為志所以全大人之事而非凡

人之事可同况謂為無事耶殺無罪取非有益因王子所易有者以明之

附解天下安有無事之人抑有幾人能事其所事之人聖賢

之事與人同而聖賢處事之心理不同故無事非天理實

無事外人情世俗以小人之心行君子之事事若關切

要而實無一事為要也孟子以仁義為士之志即以仁義

為大人之事苟非實踐於其中有不河漢其言者哉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

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

奚可哉舍上聲食音嗣○廉美德也至廢人倫而務矯廉則似是而非故特辨之推其矯廉之意即國亦可讓但不衷諸人倫之正而第以讓為高則讓大亦為小節不得以其小節而信其無傷大義也

附解讓本美德第辭受取與有中道焉非精義者不能况人

倫為大義所在廢大倫而務矯廉以求名則亂德戰國時  
有志之士知廉讓自持者多而人倫大節不免遺憾故即  
仲子以曉當時勿矜小節而廢大倫非謂廉之不足重亦  
非故暴人短也匡章問章祇辨其廉之必窮與此章義別  
勿混看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

時蓋有以勢執法者故應設為此問以考聖賢之用心非誠有是事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執也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與平聲扶惡平聲○以子愛父之心則宜禁以臣守法之心則舜不能禁蓋君相特奉天道以治民者也然則舜如

之何

情與法相妨不可兩全舜幾無以為子矣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

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躋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表舜輕

天下而愛父母之誠以為天下後世法

附解此章立論至奇實乃至常之理也人視天下許多窒礙  
難行之事祇為計較利害得失不顧天理安否是以人倫  
之正天命之常悉顛倒而不得其理矣桃應特設此問而  
孟子惟以為臣為子常理答之及應究及於事勢之窮乃  
揭出舜輕視天下至孝無他之心則可知聖人之道惟盡  
其至中至正以無忝於性分而一切趨避智術之為皆無

當於天理矣或曰此章固屬設言凡一切議貴議親疑難諸說前賢固已詳論矣第如此兩難之事世未嘗無設果有此事舜果如此行而皋陶終執法究極於海濱之地不使舜得訴然將奈何曰聖賢之事惟其天理入倫之至當無愧此心而已常人惟視天子爲至尊則其父犯法必不可刑而凡貴勢者皆可無辜殺人矣况天子乎而天下尙得聊生也乎且常人惟視天下爲至重則雖父母危亡不捨富貴而甯捐父母不肯失此顯榮矣况非關父母者乎而天下有不爭趨勢利者乎不知天子者天所設以治世

代天之位承天之法兢兢焉以祇奉昊天爲務非以爲一己之榮也使天子而自恣是先獲罪於天天棄之人且叛之而安能尙理天下聖人之爲天子也其臨保帝謂顧畏民暑斤斤焉惟恐一念不純一民失所有愧蒼蒼之父母則其視天下至重若勢位之尊自奉之際固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是其視天下又至輕其爲人臣也亦以事天如事親者望其君而一毫不敢違乎道明乎此則皋陶之執舜所以不能禁陶之執皆秉天理以行可知矣若夫竊逃之後陶又窮之於所往此在事爲無稽而於理亦可究言

之也夫聖人之事其親也必論之於道故善則順從過則  
幾諫必致其親於聖賢而後即安故成親之美為大孝而  
底豫所以為舜之感神也如其親或終不見諒而一旦罹  
於凶禍孝子亦惟委曲保全萬無奈何惟親存與存親亡  
與亡而已舜能棄天下以全親曷難捐性命以從親哉雖  
然此就舜所當為言之也皋陶必執法亦祇在己當然至  
於天下如何全舜如何全法果有其事至乎其境斟酌咸  
宜臨時自有至當之理豈空言所可盡哉惟各盡其道咸  
適於中不可互相責望亦不可預存趨舍非精義入神固

未易言之也明善誠身之學積久而能精義此等事又何

患難處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

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居處  
養奉養即二者以該凡服習之事

大哉居乎之居則兼居養而言謂父  
兄師友所習染也見王子而有感

孟子曰王子宫室車馬

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

廣居者乎

稍間又言故記孟子曰宮室等事亦同  
而習染移其氣體况德充道腴者乎

魯君之宋

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

無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又引此事以明居之不  
可不慎呼條狼候人傳呼之謂

附解此章重一居字蓋孟子欲人慎所習也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居字卽習字意借王子引起以明人生日用飲食所習不同卽氣體頓異况居廣居者乎旣言居移氣養移體又言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離卻宮室等項居又何屬蓋言目見耳聞習染漸摩之事王子居富貴之地所習不同故猶是起居飲食而氣體迥異况居廣居者心與天通道與天合其存諸內者江漢秋陽濯暴之其發於外者容貌詞氣赫喧之何止如豢養形骸者徒有富厚之澤而已孟子祇閒閒感嘆所以然之故並未說明而後人

不踐居廣居之學則且以無德而富貴者為居養之則矣噫魯君之呼如後世儀導傳呼守者以其君在國而忽有是聲故訝之孟子引以證國君貴胄其見聞所習相似則居廣居者其氣體亦相似特俗人眼光如豆卽日與居廣居者相處而不知故孟子此章祇是就王子咏嘆弦外餘音感慨為不少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朱子曰交接畜養也獸犬馬之屬當時以養土相高而誠或不足故言愛弗如敬以起下文也未將者也將奉也承上言必先有恭敬而後為愛敬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盡心上

拘留也又言恭敬不徒文貌必有其實君子必不虛拘尚何以致君子也

附解此章有激之談蓋為當時士品不立徒以口腹身家之故為人豢養而時君亦遂侈然自負不知真正賢士以蒼生為憂不以溫飽為志以抱道為樂不以爵祿為榮如當時諸侯之所以待士君子必不為所籠絡亦斷不能留君子蓋當時君與士交失之矣明良奚以相值斯世何以又安孟子胸中煞有無限感慨非徒誚詈當世也講家以君子貼孟子則易流為慢罵語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形色該一身容貌氣質而言天

性寓於形色之中而宰乎形色之始聖人盡性則理實而氣充形色無非天則故踐形必先盡性也

附解此章示人學聖之功切實下手處是從形色易見者指其為天性所在形質色即形之發見者欲踐此形而無一理之不精必盡其性而無毫髮之不純如耳目形也非禮勿視聽極於至聰至明乃為踐此耳目之形溫威恭色也必至於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乃為踐此色然非盡其性而美大聖神天命之在我者極乎純一安能使形色之外見者極其高明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也異端之學不知形色即天性所在冥求天性而忽於形色詞華之學不



知形色由天性而有恣其形色而忘乎天性蓋兩失之性者形之主形者性之充盡性踐形內外始終功效一齊俱到非有二理若不深造自得惡能知之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已止也當時喪禮衰

廢王蓋苦其久而欲短之丑故私問以為期或愈於不踐禮者也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

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紵之忍反禮本於天性動之

以天良則知禮非所以苦人如其私意以為通達則非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

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王子庶子也其母死王以尊厭之禁

丑言若是亦短喪之類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

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王子母禮應終喪而王以尊禁

之不得行故雖加數月猶愈於已若莫之禁而短之則非也

附解齊王欲短喪蓋子貢欲去餼羊之意當時三年之喪虛

有其名人罕行之王以為短之簡而易行故公孫丑私問

之亦以為猶愈於已也孟子言三年之喪本乎天性乃人

心之良不如是不安而非故為苦人未可因末俗之類而

廢中正之則據前人之說援禮經庶于於所生之母服大

功謂天子諸侯為宗廟社稷王故公子父在厭於所尊為

其母練麻既葬除之父没而餘尊猶在惟服大功此王子

母死乃既葬而猶欲終大功之喪以盡哀情然其實非也  
聖人制禮本乎人情天理孔子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父在爲母齊衰期年以事父之故不便常以衰服服勤也  
而服制雖殺所以盡三年之哀者不殺王子之母蓋庶子  
母也然其母死自當盡禮致哀當時喪禮衰廢王以爲己  
在子不得顧其私親禁之使勿終喪故其傳爲請若如儀  
禮本當既葬而除其傳乃爲請數月之喪豈非本外乎禮  
耶孟子何以云欲終之而不可得姑卽服大功之說言之  
夫禮有嫡庶所以正名分而別尊卑杜嬖寵亂國家之漸  
也然禮殺於夫與嫡而不殺於其子何者母之卑因夫與  
嫡而卑子無卑其母之禮尊嫡母正也尊其母亦正也事  
父及嫡母愛敬必周事生母亦必然非私也天理至情民  
彝之恆耳父與嫡母俱在己母死罔極之悲甯有已時其  
節哀而除服者恐哀麻傷父母之心不但以其爲凶服也  
服雖殺而三年之禮必終乃爲人子之道豈有僅服大功  
又不得終其服者乎儀禮爲後人所作小戴亦多不合愚  
已爲恆解辨論之茲不贅今制庶子爲其母服三年當乎  
天理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君子成就人材之心無窮因有五者之教

有如時雨

化之者

學已積而迎機導之如物逢春而時雨滋之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材同○德德

性財才能因其德之所近而成就之隨其材之所能而宣達之各有所成也

有答問者

隨所疑而釋之非聲

入心通不能

有私淑艾者

艾音艾○艾治也私學君子之善以自治與及門無殊

此五者君

子之所以教也

欲學者體其裁成之苦心

附解五者惟時雨化之是德已大成迎機而示若曾子之一

貫是也其下四者皆不分高下成德達財性各有所近剛

克柔克教之使成一器才力聰明各有所長達之使為有

用至於隨問隨答各如其意以去雖顏會亦然私淑艾則

聞知者是也講家多謬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

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幾音機○丑蓋嘗志於道而苦其難故欲孟子貶道以相就孟

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

為去聲設

古候反率音律○彀者弓弩持滿也率法也繩墨彀率喻修道之方承上幾及意而言拙者不能幾及道之與人以可循者則惟

此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其端發發

其微躍如理緒昭然可尋也中道而立申明引字之意不從而欲貶道則非也

附解率性之謂道性外無道道外無人道固人人所具也何

云高矣美矣如登天然乎且道不過日用倫常何云引而

不發中道而立能者始從之乎嘗嘆此等處不說明令人有禪機之憾是亦講學者之過也蓋人自有生以後氣質心情之偏習染深錮一旦學於君子令其治心養氣踐禮敦仁如桎梏之忽加如奔馬之忽繫治心而心愈紛養氣而氣愈浮至於禮法在身則每每不便於己之私不儕於俗之好是以仰彌高鑽彌堅在前在後無處捉摸公孫丑蓋嘗從事焉而見其難故有此問非望塵自阻也王罕皆乃謂其並不知道之高毋乃謬乎其意求一切要之方以爲日孳孳之地亦不可厚非特不知孟子平日之教已足

中庸之道如繩墨穀率學工學射者必當由此入手第以躁心相嘗欲速求效則難有得耳故下文又言凡君子教人皆明引其端而不遽發其蘊非不欲發也引之之端循而造焉卽發之之妙當其下學之初卽盡發其蘊彼亦不能知也是以君子中道而立未嘗阻人以難能有志之士第卽君子引我之事勉力從事則恪守繩墨穀率久久神明變化自生不可以始基用力之難廢規矩而他求捷獲語語誘丑自勉爲能者非謂不能貶道相從任汝爲之與否作棄絕語也講家解引與躍如類禪學機鋒使人無可

從事既不發矣何以躍如蓋天命之理流行於事物而誠身之至即通於神明止此日用倫常誠意正心篤踐深造至平至常之中即有至神至奇之妙所以為中庸引字發字躍如字時解蒙上文射字說尤為拘混次節譬教者必有成法末節申言正意以明繩墨穀率之中即具有神明變化之用此外無入道之方若以射言引必當發發之中由於引之時引而不發豈非有意藏頭露尾哉此語誤解故近代談理學者多作禪和子棒喝習套孔孟之言無是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

朱子曰徇以死隨物

之名道即身之理而分言之者世治身易顯而道或難世亂道難行而身何顯為味出處者言以起下文也

未聞

以道徇乎人者也

以道徇人則所以為道者亦非也枉己無以正人孟子蓋屢言之

附解此亦孟子自明不見諸侯之意以為諷徇人者亦可末句言以道徇人吾不知所謂道者何也新安陳氏言妾婦以順從為道故亦曰道大謬孟子此章口中三道字皆言大道妾婦之道道字猶事也不得以朱子信筆借用之詞附會解之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更平聲○趙氏曰滕

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

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一焉長上聲○求道以虛心為本有

所挾則不能至誠受教故不答趙氏曰二謂挾賢挾貴也

附解道自在天壤人人所有人人所能不知而問禮也特有

所挾則問亦不誠君子豈輕道而妄答世不少才智之人

祇因一挾字自恃而不受益遂使天下之大古今之遙賢

聖落落相望可慨也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

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此言觀人之法義所必為而不為情所必厚而弗厚志昏而行妄矣或矯之而

銳進無恆亦歸於敗是以君子循理而盡倫健行而不息

附解理之所當為分之所繫屬盡其道篤其誼終身無已時

也見理不明則聞義不勇天良既少則倫紀盡乖有志為

善矣而又無恆必毀行自賊以是觀人人焉度哉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為兼愛者言而明君子施恩之有序也親者人倫之本天性之良篤於

親而推恩以恤民物生成各有其道經制各有其宜非可一概而施也朱子曰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附解天地生生之理賦於人為性性之理本於天而成於父

母愛吾親則必推吾親之心以愛民物民物者與吾同大

父母而民又同此心理者也天良之發於親爲真愛親之  
真者則無在不著其慈祥故於民之同形同氣者則生養  
教化之不容已也於物之異形同氣者則撙節愛養之不  
忍殘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子曰伐一樹殺一獸不  
以其時非孝仁民愛物者親之推而心理之自然而不容  
已者若其人薄於生我則天性之真早已淪亡而方且泛  
愛民物是爲倒行逆施究其所以愛民物者亦必非真爲  
其本之先撥也夫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  
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良心之發必以愛親  
爲先而非明善誠身則所謂愛親者或反非愛而施之民  
物未有不顛倒失宜者也孟子爲兼愛者言特舉君子爲  
法明其輕重如此而復推其次第萬物皆天地所生體天  
地生生之理意恐傷其生安得不愛而肫肫鞠養則不必  
如其誠且久也凡人之得天理具五倫皆與我無二廣  
天地生成之恩安得不仁而在在曲全則不能若此其周  
且至也惟親爲生我之本昊天罔極卽孝養之極誠致其  
親於聖人亦不足以盡其子職之萬一此民物與親厚薄  
之大略也而孟子此章爲兼愛者言則意重親親父母身

命之本於此不用吾情惡乎用吾情親親者至孝至誠之心惓惓懇懇一片懸纏悱惻所以致其愛敬者無不盡仁也義也皆在其中矣而由是見聞所及民則殷殷欲成全之物則惻然弗戕賊之故聖人盡性卽能盡人物之性性卽天理天理之誠無過於孝不親其親不得爲人又何問仁民愛物孟子此章煞是說得周密而晚近猶罕人知有明智者亦止知養心以靜治世以仁而其實所以親親者未必能如虞舜則其所以仁民愛物者亦不能如聖人而徒斤斤與佛家爭辨不知佛言慈悲仁也廣大讓也方便

佈施仁民也戒殺放生愛物也而歸本於一切佛田不離方寸謂堂上兩尊大佛父母卽是曷嘗外人倫哉僧流出家乃外裔舊俗中華寺宇以鰥寡孤獨不得不然然嘗考歷代高僧高道多父母皆故始出家養靜閒有幼而出家者旣壯無不設法養親蓋天無二道人無二理若大倫有虧決不能成真得道其邪淫怪妄之徒乃佛之罪人亦猶名教中之匪僻或出於詩書中豈孔孟之咎乎張惕菴云佛言戒殺我偏要殺生佛言慈悲我偏不慈悲乃爲真儒乎可謂快論此非書義正解而近世三教分門駑名利者



惡清淨恣嗜慾者斥慈悲聊附論之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

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

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言知仁本無不善而昧所先後則反窮於用當務時勢所最急者賢仁之歸也

堯舜以平成為先務故庶績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

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舉以明當務之意

蓋禮有輕重事有緩急昧之則失宜而知仁所以必審所先也三年之喪服至重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較輕察詳求其

禮放飯以手取飯於器流歠飲而泛流其失禮大齒決齧斷乾肉其失禮小

附解此章為有志於知仁而不知務者言以徧物徧愛為心

亦志之美也第物必不能徧知人必不能徧愛為審其時

勢之所最急而先務之如夏之需涼冬之需煖不至後時不

留遺憾則得其要領而事自次第理矣堯舜急治水教稼

明倫諸大務而求人治之是以地平天成物不期徧而自

徧知賢為仁人之望而親之如耳目之需聰明手足之需

運動惟恐相失惟恐不盡其才則政通人和而仁自及宇

內矣堯舜急於得禹稷契諸人而俾為宣化是以德洋恩溥

愛不期徧而自徧後人或慕知仁之名而輕重倒置去知

仁愈遠孟子特為反復言之開端揭明知者仁者是即現

成榜樣示之若非學已臻於知仁又安知所急而圖之哉  
是以君子務窮理而盡性理明性定則隨其事之所值而  
因應咸宜知與仁亦不得而強分矣此義若常而實至精次  
節就易見者明之而凡天下國家及一動一靜之微胥有所宜  
急矣總古與絲通以如絲之麻布為衰裳而以澡治葶垢之  
麻為經帶小功以細小精密之布為衰裳以澡治之麻為帶經  
總小功亦有當察者然乃由三年之恩誼而漸推必於三年  
喪能盡禮乃為根本曲禮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乾肉堅宜  
以手劈之乃不失常此亦禮所在第較放飯流歎則為失禮

之小者凡事即此類以推得其至當辨析正未易易也

盡心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

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由親親而仁民而愛物以所愛及所不愛也即惠王以警當時公

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

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

不愛及其所愛也梁王非忍於其子弟而以貪忿之故及此詳述以為天下戒也

附解周顯王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虜太子申二

十九年秦伐魏執公子卬戰國時諸侯之為梁惠王者不

少故即惠王以警之匪特當時也世人不明乎修身蓄德之義貪妄心萌其始斤斤為子弟計不知行險之僥倖造物不能如其心而非道之機謀禍患無不隨於後迨至不保所愛而後嘆初心之謬也其不為梁惠王者或反以迂腐斥之奈之何哉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當時以善戰為雄孟子舉春秋之法

以正之無義孔子不義之也彼善於此較有可原其為不義則同說在下文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

不相征也

申明上交之意無上下君臣之義春秋所以必誅之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惟聖人之言百世不易其他載籍或有虛詞後人因而藉口則

禍烈矣孟子欲辨武成之言而先言此以引之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取其發政施仁

之事不失聖人之心者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

之流杵也

當時蓋有藉口漂杵之言謂聖人亦尚武者故孟子辨之言即倒戈流杵亦史臣誇尚之詞不足為

信也杵漢書作鹵楯也

附解首二句懸空而言書字自不必定指書經蓋其意雖為下文作引然乃大概而言凡記載之文未必盡出聖人之手則其言即不可盡信即如武成一書記武王應天順人之事非不可信者也然善讀者觀其文義第信其不失聖人仁心之本者若流杵之言書雖謂紂徒倒戈自相攻殺

然以仁人無敵之理推之紂眾之歸向武王久矣使猶相  
攻擊則不服者尙多非以至仁服至不仁之常在史臣誇  
耀聖人欲見其取殘之易而不覺已有語疵此書固非聖  
人所親訂抑或傳受之譌文孟子以聖人之心理斷之而  
知其不足信乃近世人猶藉口是言以爲仁人尙爾豈非  
信書之過大失聖人之意哉程子明孟子之心極妙但謂  
設爲是言亦非當就書本意述而辨之乃知孟子之言自  
有不誤無容迴護至吳偉業秦松齡張甄陶以書爲兵書  
則太支離矣或曰如子之說書非經孔子刪訂者乎倒戈

攻殺皆非仁人之師毋乃太迂滯乎且武王亦戒止齊最  
夫子憂紂克予矣曰孔子之刪書也刪其太不近理如蒼  
兕誓師頭懸太白之類倒戈之事本爲實錄流杵之言雖  
略有語病亦可不妨而未料及後人之藉口也八百諸侯  
推戴武王爲王兵將甚多武王恐其暴掠故約束之而有  
牧誓篇中雖止戒西土之人然勅己所領之人而眾人自  
從命知戒聖人之謙讓威嚴兼至如此也前人誤解尙桓  
桓似武王惟恐不克紂者大謬愚另有書經註茲不贅紂  
眾離心早願歸周孟子直斷以至仁無敵之理決其爲誣

蓋信其以聖人之德而不信載籍浮詞為戰國而言然其論古之識為已精矣若謂為設言顯與書文相戾反覺孟子不顧文義之安而竟昧本旨即聽者亦不服也故宜就書本文而言其不足信乃兩得之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為時君言強兵之罪

說在下文朱子曰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仁人則天下愛而歸

之戰陳無所用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述湯

之無敵如此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

音奔○又言武王之事而極形其無善陳善戰一車兩輪故一乘曰一兩虎賁勇士後周公制禮因以為侍衛親兵之名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述武王之言而約舉其事

言百姓無畏我本欲安寧爾非與百姓為敵於是商人悅服稽首如角之崩武王無敵天下之心而天下自無與敵又如

此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申言天下無敵之故慕其仁而思其正己

果能正己何用陳戰

附解戰國言陳戰之善者何啻千百人諸侯喜其攻城略地

取勝目前重之反以孟子仁義之言為迂誕不知此輩殘

民鋒刃以售其術民怨於下天怒於上譬如鳩酒止渴漏

脯止饑非不暫飽死亦及之故孟子揭其大罪而證以湯

武無敵之事結言各欲正己則好仁者其為民心愛敬已

匪朝夕若己有一毫不正而民安能欲其正己哉無畏寧爾數言或本古泰誓文或孟子別有所聞而述之至今泰誓三篇必非古文閻百詩等謂書古文俱不足信未免太過而此三篇則斷非原本愚另有書註茲不贅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規矩該內外而言由規矩而修

之臻於熟則巧矣時人求巧於規矩之外而不知深造自得故孟子云然蓋為躐等無恆者言也梓匠輪輿備見周禮附解人性本善因後天氣質之私汨沒天良是以聖人設為學問之功由修己以及人莫不有當然之法猶規矩也循循於規矩內外皆有實功非但如禪子寂守空空不踐倫

常亦不但講禮談經而無實德知行並進本末交修必由師授授者為哲匠亦必學者之遵行梓匠輪輿喻明師也規矩喻禮法也規矩以有定平無定而神明變化出焉巧即神明變化之喻也巧不離規矩而實不僅專恃規矩學者由下學而上達其事不過日用倫常其功不過靜存動察然循序而進恆篤而行則非師友可助孟子為門人言使篤實深造非令人求巧於規矩之外亦非作教者技窮之語須善審之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

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声反茹音汝珍之忍反果說文作燥烏果反。形容聖

人之心以為世法欲人盡性而忘其境也飯食也糗乾糧茹亦食也珍畫衣果女侍若固有之不以為念也

附解衣食人所以生養亦安可輕但人之所以異禽獸者惟

此天理良心若無天良即是禽獸即富貴何榮全此天理即為完人貧賤何損奈人止知衣食為重一切蔑理喪心之事無不為而學道之士亦不能安貧守道孟子故以舜之衣食奉養形容聖人天理渾全視富貴貧賤如無有夫富貴貧賤王者以此賞罰人天心亦即於此寓激勸豈得謂無關義理但富貴而為蒼生造福貧賤而為名教干城

乃不愧富貴無妨貧賤故夫子言不處不去原非惡富貴而喜貧賤後世往往失之於偏則非中正之論矣人生以執業為重士農工商四民皆為正業擇其不悖理者為之念念存仁事事合義天未必不加眷顧而仰事俯畜飢寒可免矣免於飢寒外此何求在在以忠孝存心仁義自樂處困如無亦處亨如故舜耕稼陶漁非無執業也元德升聞乃意外事其心何與焉然天止此理理至而天應之安有餓莩之聖賢世儒止言理而諱言功效令天下人以聖人為不免窮餓視若畏途不知易以吉凶教人孔子亦言

餘慶餘殃吉凶生於善惡有善無惡者天理罰惡賞善者  
天心必饑寒困苦而後為聖賢人孰甘心窮餓故說理不  
可太高反阻人以疑畏孟子為學道而以窮達繫念者言  
非謂人必凍餒而後為高亦非謂士人希聖先期富貴孔  
子云寡尤寡悔祿在其中耕也餒學也祿而又疏食飲水  
浮雲富貴職業修而天理全可以無飢道亦何損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  
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閑耳閑去聲○  
人每縱欲凌人而不知出爾反爾之不爽此章為下愚  
言之夫君子無所不敬以全其所生何待言及感應哉

附解此章自是有為之言殺人二字不特不可有其事亦不  
可稍存是心奈仁義不明人往往爭便己之利其端起於  
一念而不加察識則馴至於日肆一日殺人之事為之而  
不及覺孟子因當時適有殺人自殺者特為喝破夫亦甚  
不得已耳君子修身寡過息息求其無忝所生豈待一毫  
毀辱加於吾親也哉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防暴客之擾今之為關也將  
以為暴利民之利  
而誅求之

附解孟子此章為當時重稅病民者發而深嘆藉古法以為



姦者也周官大司徒有關市之賦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而孟子言文王關市無征此章云將以禦暴人遂疑周官爲僞不知周官非僞人自僞解耳天下惟利之所在人易爲奸奸商居奇病民不有以禁之則利不能公而民生日用且有不給者矣况先王之世民多務農農民眾於商賈商賈擁貨囤貨農民必困故爲司關之政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謂關驗其貨給之節以達於市使速售且給民用也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言治其僞亂壟斷等弊而平其廛

稅毋令病商也凡貨有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貨不出於關則恐其別爲注巧蠹民之物且得私積居奇致礙流通故嚴爲之禁凡所得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不令商賈稽滯也若國凶荒則並無關門之征是先王旣恐商賈專利病民又慮農民勒捐病商不得已而立法以劑之鄭康成誤解聯門市及征廛等語後儒襲之周官遂成僞書曰然則征廛與關門之征者何指曰征廛猶今地租蓋商之來者居之若並無征稅則本處之民皆可居之而奸商僞賈亦得久居有征而不過求民旣不貪其地商亦樂得

其便期於速售關門之征亦慮其逐末擁費效尤將眾酌  
征之以調其平也文王治岐乃荒山招輯之時故關市無  
征孟子此章及關譏而不征之言乃因當時諸侯征稅無  
厭言各有當非可執此而詬彼也要而言之聖人之法不  
得人隨時折衷安有久而不弊之法但有時中之道者不  
易須在上者有以儲才耳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此為違道而強人者言妻子至親邇而卑於我者非道無以相服况其下乎

附解道者天理良心人孰不有天良但己身不以道自責則

微論遠者不敬信即妻子亦不悅服故君子責臣子以忠  
孝而君父亦必先自修孟子蓋有為而言其慨世深而望  
人亦綦切矣世人忽之此三綱所以不正五倫所以不明  
為人上者其思之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全備而無虧缺也德乃天理故有德者克享天心世雖邪而天自正不能亂己之德德有定而天之心亦庇之矣

附解世不乏修德之士而立志不堅隨境而移或遭遇坎坷  
反以為修德無益不知德乃天之理而心之良果周於德  
自能隱顯隨時明哲保身即舉世皆濁無累於己如孔孟

值兵爭之世無入不得秦皇禁詩書罪偶語而鄒魯不廢  
弦歌正如周於利者不憂凶年孟子言此欲人自修其德  
毋為物邪所亂邪世亦非必大昏亂無道凡好名好利世  
俗紛靡之事不合聖賢之道者皆是不能亂者我得其為  
我而已豈故與世相違乎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

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苟誠也言非誠能讓國之人則  
小事已不能讓蓋欲觀人者不為所欺修己者尤當立其

也誠

附解世亦安有能讓千乘之國而不能讓簞食豆羹者祇為

有一種人沽名掠譽不問義理之是非第取豪俠之意氣  
當其慷慨激烈似千乘之國亦可讓者然而嗜欲本未淡  
然往往纖微之事不覺露出慳吝神色故孟子言此以警  
之若聖賢之學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  
不以取諸人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繫馬千駟弗視如其道  
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學者不察乎理欲毫芒之分則  
必有務博施而反遺親親好推解而反為黨惡者孟子言  
此立萬世之防須細細返己而求精義而思乃不至誤毋  
忽視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仁賢仁而賢者也賢者必以仁為心故能輔君德而庇民生空

虛若無人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法度行禮而得其經權至當曰義

無政事則財用

不足

政事非第為財用而綱維經紀財之所以生聚不足朱子曰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也

附解仁賢作一人說未有賢而不仁者也仁人以愛民為心

輔君成德為務若不信之則所用皆殘刻寡恩之人國之

元氣索矣故曰空虛禮天理之節文行之得宜為義相需

而相成不可歧視政事不外禮義第或虛言其理而無政

事則不足以正己正人政事豈專為足財用而民安物阜

財用自足大學生財有道周官一部皆在其中孟子就反

面勘破以警當時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天生

民而立之君長有國有天下皆當體天心以仁民但當時三晉田齊皆倖竊國者不便斥其不久第抑揚其詞以警其奢望使務仁民庶息民生之困苦耳

附解仁祇是天理不仁則無天理尙何事可為况得國乎然

自春秋以降權力相高有僥倖得國者至孟子時已為強

秦所苦其國岌岌乎矣而方且殘虐其民欲得天下服從

故孟子以不仁喝破之言得國或尙可僥倖得天下必不

能使汲汲行仁庶民生稍免干戈之苦乃仁民之苦心非

謂國與天下一可仁一不必仁也不仁何以可得國權臣  
竊國之柄假君之爵賞以牢籠智士市恩於民若陳氏厚  
施莽操之輩愚民不知其術竟以為有恩於己僥倖得國  
然久之未有不覺其奸者故不旋踵而消亡孟子深惡之  
故言僥倖得國一時人為所欺或有之矣恃此便欲得天  
下人即不察天怒必及未有之也若不得此章立言之義  
將以為不仁果可得國國與天下固殊廣狹不殊心理也  
孟子之言毋乃不檢故讀書須識得立言之意秦項踵不  
仁之行終於敗亡孟子之言豈虛謬哉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時君自尊而虐民故言民為至貴即社稷亦次之君

則至輕矣社土神稷穀神

是故得乎邛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

乎諸侯為大夫

天之所愛者民也故民心所歸天心應之天子諸侯不過以爵祿與人豈能強民心哉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虐民則社稷危變置天子黜之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

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成純好也社稷所以庇民民薦馨香

而神不能禦患則變置或易其地或毀其壇壝言社稷亦有時而廢置耳

附解此為當時虐民者言明其輕重語似迂而實至理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則設君本以安民若不恤民安用君耶為養民而立之社稷使無災患不能庇

民安用社稷耶諸侯危社稷則失職天子廢之而另立賢君社稷不庇民則無靈在位罰之而易其主與地要無非爲民而然也古社稷有專名若勾農后稷之類今不然以虛位奉之至爲合禮蓋幽之有神猶世之有官官以賢能任神以道德任功德不無崇卑則神不無小大而要自上帝命之其升降不一亦猶乎世之命官也社稷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其氣已盡故別爲壇壝以示更新之意其實社稷無不靈視乎人德之盛衰德至民歸而神享之否則去之犧牲旣成粢盛旣潔祭祀以時是本無失德之

君上然而旱乾水溢則恐其神之靈已微故更新之非示罰也孟子特藉以明社稷之次於民非謂不自修而徒責望於神靈也不可誤看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當時習尚卑靡而一二有志之士猶能皆師之以維世俗也朱子曰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而薰炙之餘見前篇附解孟子願學孔子而不學夷惠又嘗議其隘與不恭此章

四書心解  
極贊其聖人多疑之不知孟子學企大成願學孔子乃其  
自喻之微意隘與不恭防人誤學之流弊其實夷惠之聖  
實不可訾故孔子孟子皆嘗稱之而此章尤極贊嘆戰國  
之時禮教不明脅肩諂笑之徒病於夏畦安得一伯夷正  
之而仲連段干之輩矯矯獨立是聞伯夷之風而興者也  
刻薄殘忍相習成風而信陵之流大度容人是聞柳下之  
風而興者也人生氣節不立度量不宏更從何處入德使  
人知夷惠之美則卑汙狹隘之習可以轉移故孟子流連  
於夷惠使人則效以挽頽風而夷惠之爲聖人其非易及  
亦可知矣後世多誤解拾餘唾而薄夷惠不知夷惠尙不  
能學况學孔子哉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人之所以爲人即天之所以爲天天理具於人

身全此天理而措於萬事萬物則曰道合者踐形盡性無非天理道猶路也言天人萬物必由乎此也

附解道祇是一個理之總名仁則指其天理發生之意而言  
求道者不本於仁則將謂仁之外別有道爲仁者又苦其  
難則天理已亡尙何能事事合道故孟子特地指出言仁  
也者即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人理即是天理累籠內外交  
修本末交養使天理渾全則根心生色誠中形外無念非

仁卽無事非道合者形神精氣日用事爲悉如天之渾淪  
元氣著則爲時行物生孔子上律下襲如天地之覆載如  
四時日月卽此義也故盡道只是全乎爲人之理數虛字  
殷勤指點煞是說得斬截講章隔壁猜聲愈說愈晦蓋由  
道之實多未盡其在己耳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  
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釋孔子去國之  
不同以爲世法

附解戰國時風氣日下遊士依棲人國往往遭逢不遂苟且  
遲回雖時勢所趨亦貧士不得已之爲然去就不審將並

其所守而喪之故孟子言此以明君子去國自有時中之  
道不可苟而已也與前伯夷章不同

孟子曰君子之見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時有藉口於  
陳蔡之見以

爲修德無益者故孟子解之無上下之交  
上下皆無知道之人也見陳蔡詳見論語

附解孔子見於陳蔡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  
夫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  
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大宜無所不合何以不容  
哉蓋世俗之是非多與道違而反厭棄修德砥行之士莊  
子所謂以不狂爲狂也學者若無特見定守必因世俗之



毀譽喪其平生所學故孟子借孔子為俗人指點言君子所以不遇由上下皆無知道之人非其道猶有未至也觀人者不得以君子見窮謂其不足師法修己者不可以俗之毀訕謂修道之無裨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貉音陌。貉姓稽名理分。析意言自不解於眾口。

孟子曰無

傷也士憎茲多口

憎惡也。憎茲多口。倒裝文。法言士本易為眾口所憎。

詩云憂心悄悄

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引詩斷章取義

以明聖人憂己德之不修不以羣小之憎為傷雖不能殄人之愠未嘗因愠而遂隕其問蓋求其自信者而已朱子曰詩擿風栢舟及大雅縣之篇悄悄憂貌愠怒也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

附解貉稽蓋亦能用力於修己者故孟子解之理字舊訓賴

字不如作條理分析意為直捷憎茲多口趙伯循作增字

解朱子從之疑傳寫之誤愚謂趙氏亦一時鈍解耳非必

文字之譌蓋言人而為士則必不苟且隨俗原易取憎於

悠悠之口乃倒裝語耳下文引詩以明孔子文王不但解

愠之無傷正教稽以反己日新之學憂心悄悄非憂人之

愠憂己之道或有未盡是因羣小之憎而益以自惕羣小

無傷於我而有益於我矣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蓋實

德無虧羣小人憎之而一二君子好之猶為賞心也况數

小人憎之而怨君子好之問何隕焉憂也不隕也有惟日孜孜反己自修之實功而非第以見憎為無傷亦非必自求聲聞也孟子立言精密令憎者與受憎者俱無從藉口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嘆人

不明其德而強人以相從亂是非之正也朱子曰昭昭明也昏昏闇也

附解天下極聰明人往往為極不明白人非聰明之無用也內而天性未堅理欲雜而意見昏外而倫常未飭好惡乖而恩義舛此孟子所謂昏昏者也然彼方肆其私意逞其囂凌或恃父兄之尊或恃威權之勢使人從己此龍逢比

干所以死於讒伯奇申生所以困於孝也又况推之家國天下安往而不昏昏哉賢者恐己之毫髮未明違人心而背天理愚者惟其言而莫予違昭昭者為所屈抑昏昏者為所信任何施而弗躓耶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

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戛○朱子曰徑小路蹊人行處介然倏然用由也路大路

也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學貴有恆一念之作輟而聖狂判焉用不用在介然為間至當審幾自奮

附解道即天理體道者終吾身而不息以一刻畔道即非人耳第人心易肆天理難純危微之介其間不能容髮非存

養深造至於不動心必不能念念天理眾邪自息高子初  
用力於養心之學未久而懈故孟子卽山徑以喻之發其  
愧憤山徑僅有蹊間原非大徑因其介然之用卽可成路  
爲間不用遂致茅塞是以靜而涵養動而省察不可一息  
稍離堯舜禹以聖人而傳心猶必致戒於危微誠以有覺  
之心易牽引其虛明之性而不自以爲已聖也未俗安於  
茅塞方以聖人爲不可學自賊其心又安望其知人禽之  
分哉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

朱子曰尙加尙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

以追蠡

追音堆蠡音禮○追猶搥意蠡齧木蟲樂器凡搥擊處皆殘剝如蠡而謂其優於文王也

曰是奚

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聲○是搥蠡也言是不足

之軌車馬多而自深禹之樂年久而器偶先敝不得以此論樂

附解樂之美惡在乎聲容高子乃以器之缺裂謂禹聲尙文

王此俗人隔壁障語孟子卽易見以曉之禹文皆聖人則  
樂皆美特樂器之堅脆製者或異人之考擊其多寡亦殊  
以追蠡偶然之形遂定優劣真是愚極孟子祇言追蠡不  
足定樂凡物久而必敝禹文之樂皆年久其追蠡偶然而  
有亦常事至樂如何未與言也追蠡趙氏以爲旋蟲而豐

氏以旋蟲當周禮之旋蟲實未免於穿鑿歷來字書未有以追爲鐘紐者至蠡字有四義一音黎以蠡測海者是也一音驟海中大螺一音裸卽疥病左氏爲其不疾癩蠡是一音禮木中之蟲此章義當從此言其槌擊處如蠡形也又洞天清錄云畫家滴粉令隆起謂之追粉蓋古銅器歛及追起者漫滅也蠡剝蝕也今人亦以器物用久而剝落者爲蠡此說亦近是追本有堆義第與下文兩馬之力意不相貫注不如從焦竑筆乘之說爲妙雖追字古無通槌之處然詩曰追琢其章未嘗非攻治意也張氏椿又謂槌

擊處周禮謂之隧造鐘時擊處已深窪有擁弊之形何得云用多所致不知此但言其缺裂處如蟲齧然非謂欲絕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復夫又反○棠

齊邑孟子嘗勸王發棠邑之粟賑饑及將去齊而

齊又饑國人冀孟子再爲請發粟陳臻以爲不可孟子曰是

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率爲善士則之野有厭逐

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

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孟子前請發粟王蓋不得已而從之今則道旣不行度王不用己言使其

果志於民前事何遽忘之搏虎之喻言昔日犯王之意幸而

聽從今義不可再請也朱子曰手執曰搏爲善士改行爲善

盡心下

孟子

盡心下

孟子

盡心下

孟子

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岫搜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張氏曰攘臂忿怒驕矜意

附解發粟賑民雖非先事綢繆亦救災之美政也豈有因王不行其道謂區區博民之歡避嫌不為而坐視民之流離耶范文正公度其不可言一語已為簡盡而述朱求深反淺王罕皆取之實不如范說為妙蓋孟子初為饑民請王已是勉強聽從及後孟子之言王多不用此時將去齊矣知雖請王必不從故不復請若王尚能聽己雖將去亦必為民復請蓋避小嫌而坐視民飢孟子必不忍也然則知幾守義舊說自不可易或以卒為善士則作一句張氏謂

馮婦即改行未必遂為善士於理是矣然則字屬下句乃見其見獵心喜之概至棠有三魯也楚也齊也齊棠萊邑即墨縣有棠鄉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命謂氣質所稟也人生而有氣質即有此嗜欲似性生而實後天之氣所使君子之所謂性者不在是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常人以氣質不齊謂足限人而不知吾性中自然之理人人可

附解此章述當時言性命之說而力折之非孟子自言性命之理也言口之於味五者今人以爲性生自然不可得而輕也不知氣質之欲由形骸既具乃有七情是後天血氣之靈附於心而爲用雖亦生而已然似可爲性其實非先天渾然之本體乃氣質之命君子不謂爲性也若仁之於父子五者時人不能實心踐形以資稟不足自諉謂爲命也不知仁義五者乃人所得於天所以異於禽獸性也何得以爲命不如人乎知其爲氣質之命則當以理節情不可縱欲知其爲天命之性則以理承天不可自諉此孟子

特地教人處若夫性命之實則未詳言也今略言之性祇是一個天理若命之一字則有數端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維天之命於穆劉子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命字實際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命之元也天地既分則乾性坤命分峙陰陽既交則受氣成形互宅氣質之清濁也氣數之不齊也人物之命紛然雜出皆由後天氣化而來在天地則渾然合者性命純全變化妙者性命各正本無偏駁人則受氣不齊必由克己復禮內外本末有許多功夫久久然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有聖師指

授深造自得又安能知之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

生姓不害名齊人也善人無惡之名信人誠身之意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未從事於善信故問

曰可

欲之謂善

善念篤而形於外者皆可親愛

有諸己之謂信

凡善之事皆實體於身

充實

之謂美

充其所有之善至於動靜語默無不然易所謂美在其中者也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

大業彪炳非形氣所能拘矣故曰大

大而化之之謂聖

化聖通明也形神並妙與道為一而無復規矩之可尋謂性體也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知性與天通而莫測其運量之奇誠與物貫而莫名其顯晦之用入乎世俗之中超乎萬物之上故曰神也

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善信之間蓋誠意而未正心者也

附解此章孟子發前聖所未發惜乎後儒莫得其解致學者

無從下手夫人之所以生者理與氣而已理寓於氣之中

而實超乎氣之上先天之理氣本諸父母者雜於欲本諸

天地者極其純故人生而靜之性乃指其純乎天命者言

之也若夫後天之氣溷於質而遠於天者須賴存養先克

治擴充以義理之心養浩然之氣而動靜交飭博約並行

久久乃能去人心而存天心蓋理宰乎氣氣以載理不可

強分先天乾元一氣流行於品物而人得之以為性者不

貳不雜渾然太和人生之始得此而異於物本人人皆然

既生以後形質拘而物欲誘則先天之理氣存乎身者寡矣聖人教人令其以先天虛靜之神養其先天浩然之氣陰陽闔闢保合太和先天一元之氣漸有其基所謂有諸己也由是靜存動察涵養深造馴致乎五官百體莫非乾元真氣所周浹則充實之謂美也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卽是此義功夫至此言行動靜蓋已合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第其充實者猶未必粹然光華苟一息稍間而性體卽黯故必刻刻兢業無貳無雜恆久而不已焉則至德日新其

在於身則赫兮喧兮晬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其見於行則正大光明神采煥發儼然藹然而可親可敬故曰大也學至於大已是四十不惑之候體用大段已全第神明之中空明一片觸處洞然則猶或未也迨養之之久而至於化則向之規矩法度森然凜然者今則從心而不踰形體志慮以清以甯者今更泊然而無爲其存於心則物來畢照而無一毫之障礙其見於行則因物付物而無一毫之勉強學至於此人道已全更無纖毫渣滓故曰聖人人者天地之心理氣本與天一者也人道盡而天猶與我不相



通則終有形骸之累其身心之清明廣大未能與天似也  
由其化者而熟之其道不外乎致中和但不似前此之有  
意着力內而渾然粹然性體之無聲無臭者文王之純一  
天之於穆也外而肫然秩然功用之時中周遍者精義入  
神一天之生成也同一理也而神人之理獨析於至精同  
一事而神人之事獨極於至遠以言乎彰往察來則千古  
而上千古而下無不悉知其始終也以言乎應酬萬端則  
智慮所窮見聞所阻無不處置之咸宜也日用起居無異  
常人而光明洞照之體無一息不與造化同遊粹然無我

之懷無一時不以生民爲念易稱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  
神合其吉凶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者其斯人歟其斯人歟  
夫其形神精氣備極於虛靈洞察天心卽己心也天氣卽  
我氣也造化無窮己之性量亦與爲無窮由聖人而爲神  
人固亦非難而功用所極實未易臻程子因莊子之語謂  
非聖人之外復有一等神人不知神人與聖人其精微之  
界實自有分德造其極之謂聖聖極其妙之謂神夫神人  
之量非聖人亦孰能知哉觀孟子此章之言其學造於聖  
蓋不待辨而知後世道家有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還

四書心解  
虛鍊虛合道之語人多斥之不知其言學聖之功始終本末確有至理也精氣神之得於天者謂之三元其凡精凡氣凡神如沙石之於金玉金生於沙而沙本非金玉生於石而石豈是玉然金非沙不生玉非石不養故養其元精元氣元神使復還受中之本然則後天悉爲先天所謂太極含三者也世人以後天之精氣神爲先天故儒者不知養氣何以不動心而僧羽異端益以離奇怪誕之說則道益不明如鍊字生出許多邪妄今略言之鍊者以火燒金之名神卽先天真火氣爲先天大藥以先天真神養先天

真氣如以火鍊藥也精乃二五之精卽乾元之氣寄於人身者有生以後其機在坎鍊二五之精以生乾元之氣卽有諸己之意也由是涵養擴充至於美也大也是從先天真氣中化出先天元神不言性而言神以其虛靈之妙用言之性體已全卽所謂乾元面目已得出是以虛無渾穆之意安其空明朗照之神養之之久而心無所爲氣無所動依然乾之靜專坤之靜翕而動直動闢殊非有心此則還虛之說聖人之稱也德至於虛則心無一毫私我氣無一毫垢濁雖猶是日用而神明意量蓋包羅萬物而有餘

矣然且不離飲食依然酬應恐形氣嗜好不免滯於迹而難與天合故又有鍊虛之名虛本無形尙從何鍊因不外乎神氣故仍以鍊名非真有鍊也其意極於至虛至靈其功惟在不貳不息純一之至而神明志慮若太空之無爲血氣之累有若亡焉時中之極而言動事爲有精微之妙用自然之應常亦妙焉詩曰帝謂文王夫子曰知我其天天地與我是二是一而著爲事業發爲文章至平至常至奇不離乎形骸而超乎形骸不遺乎日用而妙於日用道包天地而無終始神貫古今而無消息故曰鍊虛合道而

此章所謂不可知之謂神也愚嘗曰聖人卽神仙而或不相信反惑於奇幻之法前知之數謂聖賢之外別有神仙是益使人務神仙而不務聖賢也何去何從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或曰化氣化神等說人以爲異端子乃援以立論不誕而駭聽乎曰天地人祇此一理理氣之散著者不一其原則一今聖學僅矣言心言性言命總不外理氣二字而理氣之具於人者原與天似則學爲聖人只是全乎受天之本來聖人人倫之至其動而天則咸協者由其靜而天理純全耳從名物象數博其識必先志氣清明植

其基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以其心即天心氣即天氣所以盡性而即可參贊人生一神氣天亦一神氣但形形色色之神氣外著者也上天之載是氣即是理理氣渾於無象是為太極太極未分一神氣之渾然也太極既分稟受殊而人之性不全復性者滙三於一全乎太極之本體故曰復性神氣之凝結者曰精精氣神人所共知也以此言復性較易明白故養氣便可以不動心矣精氣神有先天後天之分元精元氣元神天之所以為天即人之所以為性凡精凡氣凡神則雜於欲今羽流養後天之氣僮流養後天之神而養氣不動心之義不明愚故表而出之使後人有所問津焉豈援儒而入墨哉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楊言

墨相訾必有歸儒之日當寬以誘之於道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豎

又從而招之

放逸也豈閑也招賢也說文作纒縮繫也放豚不過欲其入豈教人不過欲其從儒已甚則阻

其維新之路

附解聖人之惡異端以其賊己而賊人也苟能悔悟方將獎慰之不暇而顧為已甚乎奈褊隘之徒之廣大之心阻自新之徑故孟子言此墨與楊相惡則必歸儒第言逃墨歸

楊而不言逃楊歸墨省文耳非謂楊較墨為優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

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三者皆常征急之則病民不可以急公奉上為無害也

離帶麻曰布析絲曰縷帶殼曰粟脫殼曰米

附解惟正之供且不可急取於民况暴斂乎舊註布縷取之

於夏米粟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亦本周禮諸書立說

然有不可盡拘者或布縷粟米有歉或民力太疲則斟酌

年之豐凶上下力之緩急調劑而折衷之或如常取或一

歲之中不兼取或一歲並無所取故孟子止以用一約言

之要使民安於業而樂於輸乃為恤民之政兩稅三輸之

法始於唐楊炎因租庸調法壞作兩稅法宋因之有田者

納米有地者納絹絹取於夏米取於秋不足者又寬之以

冬故朱子云今兩稅三限法也然楊炎之法與宋不同尤

與孟子所言不同不可混視而據以解經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荒國政而貴珍奇言此以警之

附解戰國之君照乘連城競相誇重珠履三千見於黃歇當

世之好尚可知土地所以養民政事所以治民孟子三平

說下蓋缺一不可也然後世人情日奢士庶皆以珠玉相耀而不思仁義道德之為樂又孟子所不及料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才以德而後大否則小而台殃矣

附解人何幸而有才然以才為善則天下將蒙其休以才為非則人物皆受其禍夫有才者固未嘗欲為惡也而一念之動義利不分平日未嘗講求誠正之功始猶偶爾繼遂習以為常恃才妄作是己非人小則殺身大則為害家國

孟子之於盆成括蓋憫之也豈欲其言之驗哉門人記此以戒凡為盆成括者豈表其師之哲哉趙氏謂括嘗學於孟子不知何處本晏子春秋言盆成括嘗為孔子門人在景公時則顯是二人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

館也業屨織之有端緒而未成者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

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如字口或問問孟子也慶匿也記此以見

孟子大道為公之本懷雖小人亦諒之

附解聖賢成就後學之心惓惓不能自己而學者罕體之是以聖人之門不必皆賢竊屨不足為孟子之門人然亦無損於孟子要其正大光明之心小人猶諒之則天下後世宜師之矣北方宮室多壘土石為之故牖上可置業屨或人之問原非旋即悔而易詞亦可取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所不忍不為心之良即仁義之端也達自此而通彼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申上交達字之義穿窬見論語害人人所不忍穿窬人所不為能充此心則無處非仁義

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本仁而施之得官曰義故不義者必不仁承上言擴充仁義當以誠為之實誠切也如爾汝之稱人賤我也雖不報復心必不安即此不安之實心充之凡非禮之事羞惡而不為即無在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非義欲人實存羞惡之良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餽音黍○餽以舌取物此乃暗指當時去義之弊而言其不實也以語默鉤致人意求其巧合羞惡之心已亡即穿窬也司馬溫公曰立誠之道自不妄語始亦此意附解當時遊說之士忘廉節而務苟合其始不以夤緣為辱其既必以得志為榮仁義之壞所由來也故孟子言人皆有所不忍不為之心能擴充而達之則善如人即至愚必

不忍害人人即至因必不為穿窬此不忍害人不為穿窬之心人所固有即仁義之見端人能充之以滿其量則仁義不可勝用矣然而往往不能充者何哉以其不返諸自心之良實實克治擴充遂使此心旋起旋滅故當就天良發見時實心擴充如人或輕賤我以爾汝相稱雖貌為承受中必不安此羞惡之本心乃天良之實人能即此而充之凡事求其反心無愧則事皆天理無所往而不為義也義盡而仁自存尚何至昧其本心哉此節指以用功之要下文以時士用言飭人見其不以不義為恥昧其本心即

為不仁故擴充仁義必以實心是第三層反面蓋言者心之聲也訥言即所以為仁易言猶不可況揣合人情巧為鉤致尚有羞惡之良乎當時士風競尚遊說如蘇秦揣摩成日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士之如斯者不少故孟子為學者言之以正人心而挽頽風士字勿忽略看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施去聲言以覺人道以修己而或徒務於遠且博近且約者必疏矣故孟子曉之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言以明道道在耳目之前隨事舉理切近而易行古人視不下於帶喻切身而至近也惟即己身而修之所守至約人病舍其然修身則平天下而有餘也此正申明上文之意

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不修其慝而攻



人之惡苛於責人而恕於待己常人所以無善言善道也此孟子所以特言此章之意

附解當時談天雕龍之士縱橫捭闔之徒競爲異論以惑世之聽聞而修身之義置焉弗講故孟子言此以曉之意謂今之立說者務爲新奇聽言者喜其誇誕而按之既無實理行之又無實功聽者不察也不知道本平常知道者隨事開導言雖至近而紬繹其指義味深遠是乃善言也返己自求不願乎外所守至約而施諸天下甚博是乃善道也不觀諸君子乎君子之言也由衷而發即目而存不下帶而道存焉無事繁稱博引而牖人之明愜人之意可以

尋味於無窮君子之守本身爲功操存勿懈修其身而天下可平未嘗張皇馳逐而懷德者感畏威者神自能推暨於無旣人能知君子之言與守而法之則何事求諸遠且博哉無如理雖淺近務外則昏人雖易感苛刻則難天下之不能有善言善道者無他以其昧於自治而工於治人如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在我者聽其荒蕪在人者勤其耨刈務外而不自修尙安能析理而有善言而且求人者重自任者輕欲人盡如吾願而不知虛己從人則人必不從其欲己益自損其德尙安能有善道此亦爲當時學者

四書傳解  
卷之二  
競慕遊談以舌辯爲貴而並無善言以迎合世主爲務一  
有不合則忿而他去構怨興兵故爲是指點之詞欲其修  
身善道自然必有善言庶士風正而世亂稍弭非泛言也  
守約雖足該善言在內但本文係兩平說起下分承之當  
時異說惑亂人主人主誤聽其言不知治天下不外修身  
修身之事至約則立言之荒遠者亦何足信哉道理一片  
相承語氣兩兩指點末節指出舍己芸人責人恕己之弊  
以見人素無修慝崇德之功則理不能明身不能修不必  
區區分貼上又兩項而上文自該其中要之道理本無二

端立言各有本意若作爲學者言亦可但本文首揭言字  
又承言君子之言則爲立言者發爲切不下帶不特至近  
蓋卽言必由中之意舍己芸人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正  
相反耳非謂不管他人間事之意義所不在爲顏子之閉  
戶可也義之所在非被髮纓冠不可此乃以芸田譬攻惡  
耳求人者重如父責子以孝子責父以慈自任者輕不自  
盡其道也求人重責己輕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相反如  
此身何由而修按義疏帶有二處朝服之屬其帶高於心  
深衣之屬其帶下於脇朝祭服之舉目卽見故云不下帶

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明堯舜湯武用功之不同以見聖無不可學言惟堯

舜為性生湯武即是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

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

也中為並去聲○此明聖人之德以為人法即禮可以徵德而悉合於自然則非猶夫人之德也

而然皆常人之情聖人不然故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即此以為眾曉也經常回曲也

理當然之則命謂天命承上言聖人之德無不至而人不能則以不由聖人之法而多得失計較之心也豈知聖人盡其當然理與天合而天應之自無入不得亦何至凍餒故君子惟行法以俟天命

附解人皆可以學聖而不能者以聖人為生是使獨而凡己

之日用倫常甘自外於法度又其趨避得失之念太多希

名求效之心尤甚於是謂聖為難甘為下愚而不恤孟子

言人性皆善無不可以希聖而人多謂聖為天成不難自

古生安之聖無幾由學而入者至多即如堯舜湯武皆為

聖人惟堯舜生質純美乃天性渾然得於生初者也若湯

武之德不亞堯舜已是由勉強而歸自然反之之聖也天

下無生而即為聖人之人惟恃有復性之功故聖道不絕

於天壤今當言龐事雜之日而語以學聖人幾不知聖之

所以為聖矣然聖人豈有他異哉止此日用尋常之事而

聖人則學之至而自然耳卽如動容周旋人亦知有禮在也而不能中者心之私僞未除卽強爲合焉而不善暫爲持焉而不久聖人則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所以然者由其盛德積中誠著於外自協乎天理之當然也又如哭死而哀人亦有之然或爲生者而始然聖人則深察乎幽明始終之原而痾瘳乎一氣相關之故誠發於中非爲生者也其平居備德於身以爲人倫之常性命之正在我者當如此雖處變故亦不回曲天心眷屬福祿申焉而聖人則非有干祿之想也若夫言語之發無不由衷非曰言行相依

必如是而乃正其行亦以中之所存旣熟自無一毫妄語聖人之德如是不過自己身心日用倫常之事學聖者亦第取聖人之法行之而已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有當然之理聖人本成己以成人而制爲禮法循其法而修焉習之旣久天命自通蓋天祇此理德至而天自與人合矣君子知聖人之法度本天理而垂爲矩矱行其所當爲不預求功效自盡其道以俟命而已矣然能行法則道備而德以成天自眷之窮達無不快然是亦反之之聖人矣湯武之企於堯舜不過如是安得諉爲不能哉語語純是指點之

詞向來以下二節分承上二項謂反之之聖不如性之似  
反之之聖動容周旋尚不盡中乎禮哀死是爲生經德是  
干祿理旣不通且悖夫子及其成功則一之義以至相沿  
謂湯武不如堯舜揖讓優於征誅並孔子言湯武革命順  
乎天而應乎人亦不足信矣堯曰一章敘帝王與堯舜同  
科盡善一章夫子特表聖人之心亂臣一章亦非謂文王  
優於武王誤解者其弊皆由錯解此章而生愚於各章已  
附論之茲不贅夫湯武革命乃第一大嫌大難之事湯武  
非北面爲夏商臣者而平日傲蹠天下之心亦與堯舜同

故夫子稱之無異詞其告子游也曰禮時爲大堯授舜湯  
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後人不知其如何應天如何順人愚  
故屢詳言之聖人之心如天使有一毫私意便不得爲聖  
人未得聖人之學則不知聖人之心又安能明聖人之事  
使堯舜當湯武之時亦必征誅使湯武當堯舜之時何難  
揖讓此事誤解使後世亂臣皆藉口湯武而魏晉且藉口  
堯舜矣其裂名教之大防豈細故哉行法俟命卽孔子所  
謂不怨不尤下學而上達熟之卽聖人立命事天純一不  
已之致勿淺視也而已矣者此外無希聖之法常解誤認

似聖人必生而知之方可以為其禍有志之士不少故愚  
以孔孟所言印証詳辨之庶人皆可以為堯舜其義乃明  
也第學聖必有法以忠恕之心行仁義之事由淺而深動  
靜交養文行交脩恆久不已如孔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後  
從心不踰矩則得之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藐輕也為說大人者言欲其忘勢而毋失己堂高數仞椳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

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椳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申言大人之不足畏以其違古制而務奢淫也朱子曰椳椳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我之為言代遊士設身之詞非孟子自謂也古制仁也義也

附解楊龜山謂孟子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以此章之言為不及孔子闔百詩辨之是矣而又謂孟子原從曾子子思來於顏子少別是謂孟子不及顏子何其謬哉當時遊士旅食人國因選舉道廢士每單寒亦屬時勢之所值不得不然苟能立身守道不至貶己徇人君子亦無責焉奈士多震驚勢位見其巍巍輒喪所守雖有稍知自好之流不免

爲習俗所移孟子此章特爲亦知古制者破其俗見故言  
大人之巍巍者皆鄙事耳自我守古之制無愧於己巍巍  
者視若浮雲何畏彼哉我字係代遊士之詞非孟子以己  
之長方人之短當時士風日卑諸侯挾氣凌人而以遊說  
之士操人短長生端構釁猶稍稍畏憚說士使士皆知古  
制如孟子斥功利而談仁義於世教豈無所補聖賢無時  
不以世道人心爲念苟有一綫可導之機則必導之觀於  
語宋輕語句踐諄諄以守己正人爲規憂世憂民之心亦  
可見矣不然孟子不見諸侯何乃又爲遊士說法孔子亦

言斗筲鄙諸夏言義理而以時事證之亦立說之恆况欲  
人人守古制矯時風此亦何爲語病或又疑論語畏大人  
而孟子藐大人則朱子已詳言之蓋非藐他是藐他堂高  
數仞許多驕侈孟子雖不肯枉尺而直尋然齊人之敬王  
者實無如孟子也第君子所畏之大人謂有德而有位者  
非但有位位曰天位非不足重也但無德而徒位則無可  
畏畏字深有警惕意故不可云畏有位之人孔子見冕者  
必敬而又鄙斗筲曰富貴如浮雲孟子曰貴貴尊賢其義  
一也聖賢守理而未嘗輕人豈故藐視大人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

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為欲養心者示其功而戒寡欲以純理也耳目

口體之欲人不能無然有義理以宰之養心者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寡欲者以理節情也欲寡則精神爽而道心日增

附解人心先天陽也後天質具而陰氣伏焉耳目口體之欲

是人之所以生日用飲食非必卻之而實未嘗累之此惟

性定者能之初學欲復性則必先寡欲此欲字祇是飲食

男女養生適性分內不可少之事非外天理之嗜欲也故

曰寡而不曰無孟子生平得力在養浩然之氣氣純乎先

天故能不動心而此章言欲之與心相關最切養之與寡

不可稍離語似淺而理至精微學者試靜念此心一日之

內安置在何處如何是存如何是養欲之來也猶是此心

如何卻不是心之本體又如何不可無存其義理之心節

制嗜欲之心如何而後天理可存不為物累其中功夫次

第豈可無師而知淺嘗而得夫心者身之主也而從欲易

從理難使有覺之心皆聽命於天命之性孔子由志學而

不踰矩孟子由有諸己而至化神其功安可不實踐而其

效豈可外人知乎以眾見者言精神志慮魂魄皆心也口

鼻耳目四支皆欲也盡其性而後心皆天理不然其異於



禽獸者幾希聖人不踰矩心卽性性卽心也化神者心之理純乎天而心之妙亦如天之不測焉耳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曾子誠於思親卽羊棗而見其不忍羊棗俗名柿棗

一名櫻棗實小而微長色黃熟則黑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

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

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朱子曰肉

豷而切之為膾炙肉丑疑曾皙不止嗜羊棗曾子何獨不忍於是曉之以所獨則親之所專注尤為孝子所不忘而無

處不思親可知矣

附解前人謂公孫丑較量於口腹為陋又以孟子為權詞皆

非也孝子無處不思親羊棗非常設之物見羊棗而痛親哀尤甚焉孟子說出同獨二字至性至情乃得分明第同與獨自旁觀見之然曾子何嘗較量及此特念念憶親觸焉而不覺其深痛王裒廢蓼莪庶幾近之沒猶如此其存可知非深知依戀父母者不知也古人無姓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傳之後世則統繫益繁姓遂為所同矣古人名子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山川預為諱之之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孝子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則諱名與不食羊棗止是一副天性之自然曾子之於親也嚙指

知痛况明明有羊棗在目哉

萬章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

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蓋何不也狂簡質美而成章章疑狂非美名未足任道故獨問

之進取材可有為不忘其初能守其前此所學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

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

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狷音狷。章不知孔子之意故孟子復述其言以明思狂狷者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章本疑者狂也故復問其狀曰如琴張曾皙牧

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宰曾皙名點牧皮未詳蓋三人皆志意疏遠孔子嘗以狂稱之

何以謂之狂也進問狂之實狀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

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嚶火交反行去聲。趙氏曰嚶嚶志大言大夷平也重言古之人朱子曰

動輒稱之知其志述其言必以古人自期不與俗人為儕雖行不掩言不自諱也狂者又不可得欲

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狂者規模廣大易於裁成

聖人恐其又不可得故思獯者不屑不潔不為非禮之事其守定矣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

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原與愿同。又述孔子之斥鄉

原以見非狂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欲得其人以實其狀曰何以是

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

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

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闒音奄。踽踽獨行貌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闒如奄人陰柔媚諂也揣鄉原之言狂

言柔懦媚世暗昧不明是其狀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

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章疑一鄉公好宜不足為德之

賊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

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

道故曰德之賊也非顯斥之刺隱諷之掩覆之工欲非刺而無從逢迎之巧與流汙為附和貌為忠信

廉潔以欺人遂為所欺自是而不求心理之正實自外於堯舜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

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

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

○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佞人才辯能飾不義以為義利口則虛偽而已鄉原諧世媚俗似君子之無所不

容而實喪己誣世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

慝矣承上鄉原之亂德而言經常也五倫五性天之常經人之常理德者得此而已鄉原亂此常理是非之正人心

之直皆無故為邪慝必君子而後能正之興感發其天理之良邪見於行隱存於心

附解此章剖析三等人至為詳盡學者誠能詳味之則欲為

聖人必自狂獇始矣人生不過飲食衣服宮室男女嗜好

狂者不以此等卑瑣之事入其襟懷惟以聖人為可學夫

亦安有卑汙苟且之行哉故進取其於聖人之言論風裁

蓋已心乎愛慕特實踐尚疏然其平日之所得固非旋得

旋失者比故曰不忘其初孔子口中原是贊詞萬章不得

其解故問之孟子引孔子之言已明明道破中道狂猥身分矣章本意獨疑狂者必求其人以實之不知孔門之中顏曾以外半皆狂者第體夫子造就後來俱化其偏不可復以狂者目之耳琴張曾皙牧皮功修未至其遺言遺行在孟子時猶有傳者不離乎狂之故習章所素知故卽以相示而曰如某某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然三人者其言行志趣大都不儕世俗章蓋嘗心折焉而孔子乃以爲狂故又問之不知狂非肆誕之謂乃其志太高大行卻未及嫌於自命太過耳如此等人嗜欲不足以累其心晚近不足

以囿其志天下之不爲衣食嗜好所困者有幾人哉故孔子恐其又不可得而思猥者猥者之爲人非必有希聖希天之志超世絕俗之爲第知名義可貴人品難汗不屑爲不潔之事是其謹守規矩可以寡過卽可以修身而下學上達不難矣故亦可以任道若夫鄉原之士專於同流合汙求媚於世凡勢利所在巧爲迎合是非曲直隨人俯仰人人喜其趨承皆以爲好人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有此等人是非俱被顛倒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一言一行全不講理不特忠孝節義誣

枉天理民彝皆壞其爲世道人心之禍烈矣故孔子深惡之此等人僞爲君子最是難辨古今在朝在野多多有之舉世受其欺而不覺學者切宜辨之故必如狂者志在聖人正直不欺獯者謹守禮法言行不苟方可入道也後世廉謹之士每易流爲鄉原其狂者又不得聖人之所謂狂徒以誕肆爲高是以仔肩乎大道者鮮矣不忘其初在孔子口中無貶詞萬章特不解狂字耳舊解牽強不順講章於各節問答承接之意更不明今悉正之至張甄陶謂孟子獨舉琴張三人因孔子在陳思之殊爲鑿空孟子不過

舉三人以實狂士孔子何嘗明言三人乎無舉無刺有彌縫之巧術在反經兼在上在下言經正有許多功用周公孔子是其證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知知堯舜之實也下放此舉禹皋陶以該眾聖湯承堯舜之統者也由湯至

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卽仲虺伊尹萊朱親見湯文王則後湯而能知湯由文王至於孔子五

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曹反○太公望氏呂名尙姓姜散氏宜生名亦略舉二人以該其餘孔子亦後文而知文之實由孔子

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

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由孔子至孟子地近

而時未遠然無人知孔子之實者故孟子嘆之蓋望及門由己平日所言以學孔子非自任也

附解此章孟子立言之意數千年塵封致學者以聖人爲難

能甘於自棄其誤天下後世不少今正明之道者天理亦

卽人之所以爲人人而至於聖人亦只全得人道非奇異

事也因世教不明罕能知之一二有志之士頗知道理又

高己自是謂道非俗人所知於是人人視道爲奇異以聖

人爲難學凡日用倫常俱任心而行小之不過害其一身

大之遂至害及天下孟子時去堯舜諸聖遠矣孔子大聖

實接眾聖之學而隱於下位人罕宗之不過門人等私相

祖述孟子學於子思得孔子的傳平常教授及門無非孔

子之道奈人習於時俗囿於見聞鮮有知聖人之實者故

孟子特爲指明言聖人雖遠苟能卽其遺言遺行身體力

行久久深造便知聖人之實不過日用倫常俱從天理做

出無事不與天相似耳卽如堯舜之實禹皋等見而知之

五百餘年後湯亦聞而知之由湯至文由文至孔子皆然

安有聖人既往便不能學聖人之理今自孔子至今纔百

餘年耳世不遠而居亦近其言行具在則效法不難然而  
竟無有人知孔子之實者是可嘆也語意全是爲門人策  
勵見之聞之之字指聖人而言非謂道也道止是天理人  
人有之卽人人皆可爲聖人因甘於自棄而聖人獨全此  
理遂覺奇異孔孟皆以聖人望人故曰雖愚必明人皆可  
爲堯舜但聖人言行常人往往不知緣聖人天理爛熟世  
俗多任心違理故如冰炭之不相入誠一心學聖由淺而  
深久久貫通則知聖人毫無奇異矣見知者知聖易聞知  
者較難孟子固學孔子者使門人能專心致志信從其言

力踐其行何患不知孔子而不能然此孟子所以慨然也  
因當時孔子之道猶未顯於世學者不知其承堯舜諸聖  
之緒獨孟子一人力爲表章鄒魯之間居近聖人多有聞  
聖人緒論者而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仍未能知孟子特指  
出見知聞知兩途趨重末節言湯文孔子數百年後尙知  
前聖今人居近世近聞與見相似奈何不知聖人之實甘  
隨世俗自卑乎非自謂能承孔子之道後人誤解謂孟子  
自命知孔子者豈非大謬乎門人記此章於七篇之末或  
有尊孟子意而孟子意中無是也後世儒者以道統自任

及門從而標榜之史傳又別立理學之名夫理卽道道卽  
人之所以爲人人人有理卽人人有道道猶路也天地人  
神止此一理俱當從此路行故曰道學道祇是學爲聖人  
聖人祇是全此人道如何僅有數人能之不許他人爲之  
而曰統曰宗曰別有理學試思無天理尙得爲人否欲不  
愧爲人可不存天理否天理備於聖人故必學聖古今止  
此天理人爲萬物之靈祇因獨得天理之正事事恐傷天  
理念念合乎天理則聖人矣此章本文並無道字只說聖  
人聖人卽道也孟子欲人學聖人嘆其無有正是望其有

不似後人偶有所得便說得恍惚離奇也見知聞知祇大  
概言知聖人者有此二種非謂堯舜與湯文當時見知止  
此數人如稷契周召並未言及九官十二牧五臣十亂師  
師濟濟者尤無盡卽孔門顏會冉閔何遽不爲見知子思  
豈亦不足取乎孟子祇略舉一二言聖人之實見知者如  
某人耳何可呆看常解以見知聞知爲得道無論禹皋伊  
萊諸人非堯舜湯之弟子伊尹三聘始出太公舉自文王  
武王所師豈必見湯文始知道歟解經拘墟穿鑿百弊叢  
生辨之蓋不勝辨學者其細審之勿隨聲附和自誤而因



以誤人也

四書

三

善恆解孟子卷七終

